

江南風景

端木燕良

何克強
購自西
五回
九
九

大時代書局發行

一 江南風景

二 柳條邊外

三 後記

江南風景

浙江省政府挪到紹興來了，這一個晴天霹靂傳到蒿壩之後，全鎮的人們，都爲這個消息而震驚了。據撐船的阿三說，省政府的文件、檔案、卷宗、都是昨天夜裏用九輛大汽車載出來的，運到紹興來了。而省府的官印則確確實實是在一個禮拜之前，由省主席用黃緞子裹着，親手捧上小汽車，運到麗水的。這是省府開汽車的阿祥，在蒿壩「上水」的時候，親口對他說。不過據查菸酒的張巡扞說，運到麗水的事，是故意放空氣，寄存在本鎮李縉紳的家裏到是真的了。因爲前三天李縉紳到省裏走了一遭，便是護

着印一道回來的，不過事關大局，不能對外發表就是。雙方都有理由，都有根據，所以這謠言在鎮上流傳的時候，也都分成兩派：一方面以爲官印放在李縉紳家裏，最有道理。這裏離杭州很近，一等日子稍稍太平，便可馬上搬回去，彷彿開初就沒有挪過了一樣。一方面則以爲這戰事不會很快結束，官印移到麗水到是有長期抵抗之意了。

●李縉紳的家就建在街的西頭，他的房子也和他家的馬桶一樣是比別人家的都高了些的，也是用紅漆和黑漆描畫起來的，而且還多描了一點子金星兒。

走進三級不平的門坎，便是第一進的兩廂房子。東廂上有一塊扇面形的小木頭，上邊刻着「蜂窠」兩個石綠色的字，西廂窗楣上也有扇面形一塊小木頭，刻着「燕集」，也是石綠色兩個字。天井裏擺兩隻水缸，用竹管聯在屋簷上，在雨天接着簷流水，潑洒了以備刷洗馬桶之用。中間穿堂是家人吃飯的地方或者坦起桌板縫衣的地方，頂棚上掛了一塊煙薰少煙的古匾，上邊有四個大字，「金萱永茂」，不知是什麼年代，什麼人送的，反正已經成了房子建築的一部分，它的存在就是當然的。李縉紳就住在板樓上。樓是稍稍向右傾斜了一點兒，要不是在南牆上用三棵木棍支住了，它便要倒了去。李家最出色

的風水，就是到處都是青苔，水缸裏的苔有半尺厚，厚得就像水缸裏盛得不是水，而且盛得滿滿澄澄的暖絨絨的苔。天井裏，磚角裏，房椽上，石階上，都是綠盈盈的苔。洗腳盆裏要是有幾天不動，也一定會生起苔來，鹹菜罐子要是丟在天井裏一個晨光，也會生出毛烘烘的玩意兒來。新娶的媳婦仔，第二天打掃被褥時，也滾落一團青苔來。家人的身上也長出青苔來，每人的身上都凝成金錢大小的一塊一塊的癬疥。

溼濡在李縉紳家裏到處散布着，使每塊布都起了溼霉，使每個角落，每塊磚縫，都布滿了陰沈和苔痕。這在李縉紳心裏，說是成爲一種怨恨，勿寧說是一種喜悅。因爲綠苔是一種膠漆，常常會把破亂變成了平蕪。使房頂破了的瓦片，不必修理，自然天衣無縫，牆上的醜疤可以不必看見，像滿糊了綠色的天鵝絨幕。而尤其使他肅然自喜的，是舉凡他的家，不管老幼尊卑，未免的都得生點癬疥，惟獨他是半點不染。這份「半點不染」的奇蹟，直使家人都竊竊私議起來，而他仍然裝得充耳不聞。久而久之，家人就由仰慕而敬重，由敬重而恐懼。以爲同處糟糠，而此公獨肥，必是有個異數了。所以大家濡溼處穢，都覺命該如此，不足爲病了。所以街東的宿儒伍老先生挖苦他家，便給他家

送了個綽號，叫「甘介堂」。

然而李縉紳的性格卻是乾燥的，他的全生活彷彿放上一星兒火星就要爆了，所以人都不敢惹他，在事情上都放他過去。就憑這點兒剛愎自用，李縉紳就不知建了多少奇功偉業，打倒了多少英雄好漢，而在四十一歲那年就作了本鎮的鎮長。

在他的治民裏，最使他看不起的就是伍老先生。但因為村民都敬重這位飽學的人，所以他對之也就莫可如何。

這伍老先生是激世憤俗的一流，又天生成一副韜晦性格，自從鼎革之後，也會在北京作過兩任督學，後來覺得吳玉帥褚璞帥的，弄得他莫名其妙起來，便告了退，遣還鄉里，遷居起來。老先生家足自給，衣食有餘，翻文弄典，也頗自得。偶而聽得鎮上奇聞怪事，掇拾舊說，加以嘲戲，聊以自娛。膝下祇有一個兒子，名喚都都，因為晚年得子，卻是愛如掌珠。他原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又雅慕嚴幾道之為人，所在在三十年之前，卻是維新黨。帶着辮子也會學過生光化電之學，一面致力的研究「乙」「墮」「后」也

那樣的玩意兒，一面卻也唸着什麼「奇景特因」「福景奇兒」「以太」「開方」那些學問。

但是最使老先生痛心的卻祇有現在。在三天之前，鎮上來謠言，說敵人打過了杭州背後，偷渡了錢塘江向曹娥江進襲。那天鎮上殷實之家，都逃空了，夫人說：「我們也逃吧！」伍老先生頗不以爲然，還是當天下午他家多年的女傭說：「老爺太太不走，也倒罷了，但是都都是經不起的，聽說東洋人到處捉小孩子……在東陽我有一家親眷，老爺要不嫌棄，不妨帶都到那兒避避。」

太太聽了也頗心動，又加都都直嚷着要坐船玩。老先生先拗不過，祇得答允了，當天夜裏用三倍的價錢定了阿三的一頂烏蓬船，預備明天一早送母子二人和女傭到東陽避亂。自己決定留在家裏，太太知道伍老先生的脾氣，處處由他，便也不勸。

誰知第二天清早要上船來的時候，老先生回到屋裏加了一件衣服，說門戶都已下鎖，他也要陪着去。那時都還沒醒，抱到船上還兀自睡着。老先生默默的坐在船頭上，一聲不響，船便開了。

從東陽回來，他們便失去了都邵，家裏被閒人偷竊了，牆垣都已倒壞，有人指點他們敵機在魚塘裏投了三個彈，炸死好多魚。

那一天，他們夫妻兩個淒零的回來，船家在離蒿壩十里路便攏了船，說是沒有確實消息，不敢划進去。

伍老先生默默的走着。江南的風物依然是秀麗的，祇是比平常清寂些，田埂裏往來的人都已沒有了，雞犬的聲音，更不很多，山林裏一片飛紅，楓樹像開了花似的，火爆的綻開山峽。這美麗的強烈，緊壓着伍老先生的心，使他感到十分的刺痛，他望望曹娥的江色，山竹像幾隻鳳尾似的懂事的站着，他蒼枯的面頰上不禁的流下淚來……

長條的花橙已經給推翻，精心撫養的菊花，都跌倒在地上，有的受了潮氣，都生了花芽，有的都已壓折，眼看不能開花了。他是養菊花的名家，今年親手侍弄的新種，大半損失殆盡。

花兒匠癱着腿兒從後屋走出，報告主人，說：

「老爺走了那天夜裏，便有人打門，我不理，躲起來聽，聽聽不是老爺的腳步聲，

知道是街上的閒人唧唧咕咕的在議論什麼，我便轉身睡了。半夜裏聽見老爺書房裏有動靜，我爬起來一看，搶出門去，不知什麼人，早已暗下機關，在門前攔上了一道竹扁，我沒提防跌了一交，前邊人聽了聲音。都跳牆跑了……我昨天託了個人替我，我到鎮長家裏去報了，鎮上說鎮長沒在家，管不了這許多！老爺，還不知到底偷了些什麼，老爺回來查對查對，咱們好報官去。」

伍老先生一步搶到書房裏去。最先看看正面紫檀百寶厨上放着的石函書，自己手貼的杏黃封籤，「爰居主人藏書」還是完好如故，這才放心。可是他十幾軸的好畫卻都殘踏在地上了，他傻了似的一楞，那兩丈長的一軸李龍眠畫的百衲圖已經斷作兩段橫在地上，一個長眉毛的大和尚坐在一張虎皮上，還兀自人定。伍老先生伸出手來顫微微的把檀香軸捧在手裏，細細的捲起，花兒匠便走過來幫忙，他的手在那粗大的腳印旁邊便加印了兩三隻手押印。

「你住手！」

伍老先生怒目的止住了他。

伍夫人偷着用眼睛示意讓花兒匠到外面去收理花兒去，花兒匠便祇得退出來。

晚上伍夫人作了兩盃麵吃了，這一家的損失就壓根兒沒有給提起。家中到底損失了什麼，就是伍夫人也還不知道。花兒匠知道主人的脾氣向來如此，便依舊將花搬來搬去，照常過活。

鎮上的人陸續的都回來了。一切是謠言，日本人並沒有過江來，據說是錢塘鐵橋已被破壞，敵兵無法過來。可是來往的人都知道橋是好好的，一個鉚釘也沒脫掉。於是又說是美國工程師包了工的，爲了避免轟炸起見，被中國政府說好，先不驗收，所以工程仍然算是歸美國所有，至今上面還插着美國國旗，敵人是不好隨便轟炸的。總之，在蒿壩這個小地方是在月初莫名其妙的逃光了一陣子，無端的受了一回損失，又在月半莫名其妙的逃得回來。

伍老先生的都都是在東陽農家茅屋和老女傭一同被炸的，好像灰塵一樣的沒有了。回到家來又受了盜，但伍家卻什麼都沒有變，祇是花兒匠兼作了廚子，日子過得依舊是安安靜靜，老爺還天天埋在了書房裏。

但也不能說完全一點兒沒有改變，這就是破仗匠高陞常常被招到書房閒談的事，這是從所未有的。

伍老先生又成天價關在書房裏，翻書寫字忙得不可開交。什麼事都已過去，牆垣斷了也不修。

伍夫人因為自己的愛子死了，脾氣已經變作暴躁，但是因為到底是名門之女，惟有暗泣一會兒。又從新打起精神來過日子。眼睜睜看着自己的丈夫終日裏埋在舊紙堆裏，不出家園一步，心裏是又氣又恨：「也沒有看見天天抄呀寫呀的，從來沒有寫過一本成用的書！」而且外邊漸漸的也起了流言，說老先生把自己兒子送到東陽去炸死，自己變得更加古怪了，連菊花都丟了不管了。這管菊花的事本來是被鎮上人看作不通人情的，現在這老先生居然連菊花都不管，這真是更加豈有此理。夫人聽了惟有精明小心，處處順遂。以為丈夫已是一腔積鬱，不可再使他憂苦成疾。但有時也未免的要觸怒他，譬如夫人商量着說：「叫幾個短工把牆垣修一修吧。」「修什麼，修！」老先生怒冲冲的說了一句之後，照例的便不言語了。所以劫後的生活就這樣的過下去。

祇有鎮上的礮仗匠被喚過來幾次，叫到書房裏談得很久很久，夫人還沒有機會來透問是在幹些什麼，問花兒匠，花兒匠也說不知道。

蒿壩在浙江並不能算是很大的一個市鎮，它隸屬在新昌縣，受該縣直接管轄。座落在天台山脈的中間，臨近曹娥江東岸。水路可通錢江，曹娥，公路可通義烏，天台，以蕭山爲起迄點的小火車也在這裏經過。出產以菸酒爲大宗。爲了徵收便利起見，所以上嵗新餘四縣菸酒稽征稅局就設在這裏。民元時，當地一些士紳曾經擬議，把鄰邊的山地劃過來一部來改縣設治，使這山峽地帶也樹立起一座小朝廷來。但給內政部批駁，說是人口密度，不足法定的比額，礙難照準，所以當地士紳，含着一口怨氣，沒處發洩，便時常尋畔鬧酒來滋事，互相找揷，久而久之，遂成結習。

居民們在農閒時，切煙造酒，作爲生產的大宗，小戶人家也都報半缸酒的稅，開兩床刀子。但是菸酒在這兒祇不過是作了個集散地，並不能作到買賣交易的地步，所以商業可以說根本沒有。菸酒稽征局在江邊，也祇是過稱打鈴，收取產品稅和過境稅，並不

徵取銷售稅。所以這裏最能吸取財富的，還要推當地的地主。

蒿壩雖然是釀酒之區，但喝酒的人並不多，賣酒的鋪店祇有一家，門口並無招幌。是磚修的堂門，門楣那兒還在磚上刻着「居仁」「由義」幾個字，卻是個住家帶作酒店生意。

店裏的酒釀也有陳年的，用硃砂色泥鑊裝起，口上用細泥仔細塗上，然後一缸一缸的羅列在牆腳邊，並無人買，祇是在每年大年夜，由老闆親手寫了個紅紙條貼在上面，說明陳酒的年月。店裏最出色的風鵝，便懸掛在屋樑上，發散出一種強烈的腥臭味。同時在把這屋子陳濁的酒氣煙塵吸收進去，在神祕中完成了風乾的臘味。

口渴的人，便集聚在這裏，用花生，茴香荳，酥魚，扳栗鷄塊，滷蛋，家鄉鹹肉，來在這兒把臉龐滋潤得微微發赤。

今夜來的人就很多，推船的阿三，魚販子周大根，鄢本祁師爺，還有阿根哥。條橙上幾乎都坐滿了。就是往常大家都謙虛不願坐的兩張金漆太師靠背椅，現在也都裝滿了沉重的屁股和寬大的袍子，因為張巡扞和李股長也都在。

桌上一張油漬的包香腸的東南日報，有五六個人在搶着看，並且大聲在宣讀着。店中酒氣、煙氣、茶水聲、咳嗽聲，比往日加倍的熱烈緊張。

說話最多的是那個瘦瘦的張巡扞，他穿着黑衫黑褂黑皮鞋。頸子梗得溜直，上面按着一付鐵青臉，說話的彷彿不是他，而是一隻會行走的黑影子。他乾瘦的手裏抱着一棵銅水煙袋，不停的噴煙、吐煙、開煙、裝煙、吹枚、插火，把一棵煙袋吸得咕嚕嚕的響，彷彿活轉來一樣。

許多人都圍攏起在他身邊聽他講話，彷彿他就是這屋子裏的中心。他手裏的細頸梗的水煙袋就是一個留聲機上的喇叭頭，祇有它一轉，圍繞它的螺旋線才會講話。

他正講得起勁，忽的，把衣襟一擦，一腳踏在條橙上，把水煙袋向桌上豁的一頓，便指着阿三的鼻樑說：

「你曉得嗎，天意？」

阿三大概不曉得，把頸子儘量的向後面一縮。

於是張巡扞才用手醮着酒，在白臘臘的方木桌上，一拗一捺的寫出老大一個字來。

衆人都伸出頸子來向前一看，原來是個「菸酒稅局」的「菸」字。

「我寫的是草頭加個『於』字的『菸』。他就問我說，你求的是什麼，我說，我求先生斷的是國家大事，他說，這是，人家是科學論斷，他說這個，上邊是個二十，下邊是人人，人人自乘是二人，二乘二十是四十，四十要根據數理論斷『方』起來，方起來就是自家乘自家，方起來，你曉得，天意，剛好是四萬萬——」

「四萬萬？」有人驚惑的在問。

「是呀，這就是個『結』，四萬萬人，都得化作灰菸，菸者，煙也，煙也，煙幕彈也，你道可怕不可怕。中國非亡在這個煙幕彈上不可……他說到這裏，我已悟透了八分，可是我還不信，我心裏想，單憑個測字的，你能懂得什麼，你也不過和我一樣，混一盤飯吃罷了，我偏不信，我又拆了一個字，我寫出一個『酒』字，就是喝酒的那個酒……我心裏交關得意，我心中想，看你這次說什麼，那測字先生突的說，不測了，我當時大驚失色，我想難道怕我洩了玄機不成。那先生一句不講，祇搖頭嘆息了一番，便輕輕的指點給我說：『咳，漏房偏着連夜雨，破船還遇頂頭風，祇在酉年酉月酉時耳。』他

錢也沒收我的，便拂袖而去，我知道上海算完了，中國也好不了，便仰天長嘆了一聲，告辭了局長，回到鎮上來，你想。酉年酉月酉日耳，三個酉……你想想看。」

「酉年酉月酉日……是在那一年那一天呢？」

張巡扞並不搭話，祇聽他在腰中嗖的一聲，抽出一件東西來，高高舉在頭上，大家眼前一幌，祇見有個白亮亮的一樣東西。

「證據就在這裏。這寫的是什麼，這是普陀山上的普陀寺，普陀寺裏的普陀僧散發的傳單，乖乖，天要黑三天三夜，地要動三天三夜，老子看不見兒子，老婆看不見老板，乖乖，耕牛可以死光，狗可以不死，鷄鴨都長瘟疫，水要變成紅水，這就叫作赤化呀！……你們看，聽我說是假的，你們有眼睛看，有眼睛看是真的。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兒子要殺父親，妻子要殺丈夫，雞要上房，狗要上炕，老鼠要上頭頂上，五谷不收，秦晉之地，變成汪洋，全國動刀兵，家家戶戶不得安寧，先死雞犬牛羊四屬，七十歲的可以不死，你們有眼睛你們自己來看，這上面寫得明明白白！」

阿三張大了嘴巴，傻在那裏還在聽着。

「東！祇一聲，天就這樣塌下來，劫數，在數的難逃，神鬼不能挽救。我在開北，我親眼看見的，炸彈雨點似的落下來，人的胳膊斷了，炸出了一丈多遠，腸子掛在樹上，腦袋炸開了花，東！就這樣，人就死光了，四萬萬人，都化作飛灰，飛灰！」

咚，正說之間，窗外就飛來了一聲巨響，人們的臉立刻白了。老竹青捉起了自己的小孩子便向外邊跑，因為人太亂，把自己心愛的長煙管都擠拆了。

「爆竹，爆竹，這是爆竹！」

年青人耳靈的便聽清楚這是爆竹聲音。

「是誰家娶親事？」

大家才懶洋洋的鎮定下來。「插那，三更半夜放爆竹，莫不是裏應外合，阿是！」

有人還笑着說：

「這一定是高陞哥家的大年貨，虧他放得好火藥，震天的響！」

有人覺得大禍臨頭便散去了。

張巡扞的臉上露出一種滿足的光輝，用眼瞅着每個退出去的人，便回到太師椅的這

邊，坐在吳股長的跟前，大刺刺的呼出一口氣來。

「誰家不知輕重的胡鬧，這非常時期，要不成爲敵機轟炸目標？這將來鎮上得公議一下，嚴加取締的！」

張巡扞說完了。偷偷的拉了吳股長的衣袖一下，悄聲的問道：「怎樣？」

吳股長似笑非笑的點下頭，兀自神色不動的咕嚕着水煙袋。「還好。」祇說了這兩字，便又心無城府的吸起煙來。

「下次還得說得真……阿是？」

「……」吳股長剛想回話。

忽然，有人提着竹燈走進來。開初燈在人的身後，所以先進來的是映在牆上的一隻龐大的人影。過後纔轉進了紅鐙鐙的一團通明的燈光來，燈光被提起，向四外通紅的照着。

「阿三哥，在嗎？」

「啥人個？」

「我是高陞，你明天開船嗎？我託你到城裏大戶帶去二百響爆竹，當天送到。」提着燈的人迎着屋裏的問聲在回答，同時招呼外邊人在向船上擡東西。

「好呀，高陞哥，是你嗎，當街放的好嘍仗，大家都以為東洋赤佬打進蒿壩！」

「那裏，我正往船上搬，局長小少爺攔在路上，檢了三隻，用香火點了放了。」

「我一聽就是高陞哥家的嘍仗，響交關！」

張巡扞擺着手招他過來：「來來來，船上的貨物那裏就偷去了，你騎在門檻上說話！」

高陞笑着進來。「說不得了，人家辦喜事定的貨，遲不得。」

張巡扞斟一盅酒遞給他。

「高陞哥，城裏可有新聞。」張巡扞托着水煙袋，給他讓坐位，臉上掛着笑，意思非常拉攏。

高陞一踏進門，便接受了屋裏的酒香和溫暖，也不拘謹的便呷了一口酒。
「吃菜，不能吃空心酒。」

高陞便也吃了菜。

吳股長依舊坐在太師椅上，動也沒動，祇乾嗽了一聲，說：

「不能亂作聲響，小心作了敵機轟炸目標，日本人前天廣播，說是將錢江鐵橋炸斷，我們這裏，離江邊近得很！」

「呀，吳股長也在這裏，嘻，局長小少爺放了的，三個平地雷。」

「要是他放了的，還沒什麼……城裏可有什麼消息？」

「聽說空氣好轉得來。」高陞滿臉笑容的說：「說是國防線在蘇嘉路上，前五年就修好了的，清一色鋼骨水泥，都在地下裏，電燈，自來水都有，食糧足夠吃四個月。」

張巡扞臉上立刻擦上一層鐵青。

「這，這，這都是謠言！」

「是的確確的，省裏酒捐總局都在我這裏定下十盤礮仗，準備反攻勝利了用。」

「胡說，人家天子都在北京做了龍庭了，我軍快要退出南京，烏勝利，插那，你不要信謠言惑衆，你看報紙，今天的東南日報，我軍爲戰略關係，轉移新陣地！」

他拉過一份報紙來送到他的鼻子上，幾乎蓋了他的臉。

「轉移新陣地，插那，天天轉移新陣地。」

高陞笑着把報紙推開，說：

「伍老先生說，東洋人嚙啥道理，吃不住中國長期抵抗。」

「媽的不是放屁，老不死的懂得什麼，中國打敗了，送給日本。打勝了送給俄國。

有什麼話好說。」

「張巡扞祇是火氣，閒嚼蛆犯不着意氣。」

「意氣，不是那麼說，我們有什麼好處，打勝了也變礮灰，打敗了也變礮灰，我們小民有什麼好處，我們好呆作礮灰！開初我當一名巡扞，一年也賺千把銅鈔，現在，這個年頭，有什麼好想，大世界後邊，天曉得！插那，我們不作興倒霉，上個月分菸酒稅減少了沒有，眼看着國庫空虛，抗戰，有什麼辦法！」

張巡扞非常理直氣壯，他的身子有些兒顫抖，臉龐興奮得發紅。

「打仗打了快半年了，天天轉移新陣地，打仗，打他媽，簡直慘無人道。」

高陞似乎並沒受到張巡扞強烈的激動的傳染，他還保持着十分的冷靜，而且平淡的說：

「也不能說我們自家沒發財，便連國也不要了。」

「插伊拉個娘個皮希，擁護國家，那一個不擁護那一個是漢奸，可是擁護怎樣——擁護作礮灰！」

「巡扞哥，人和漢奸，也就在生死之間。」

「阿是漢奸？」張巡扞一隻手指着自己的鼻頭，狠狠的問着。「好，我們一同去看鎮長去，我是漢奸請大家槍斃我！」

鄒本祁師爺本來和吳股長坐在對面，看見吳股長向他擠眼，他便拂了拂袖子，走過來用手作勢攔住了張巡扞，在排解着。

「說話犯不着火氣，高陞出口不慎，也不能說他是真心頂撞，你老哥總得大度他幾分。他本來不明白我們談的那些大事，進到屋來，報告一些些謠言，也是情有可原的。他曉得什麼，都是人云亦云，比不得你是拿出來真憑實據。可是烏往亮處飛，高陞哥也

是聰明正直的人，那一天，你有工夫，替他講解講解，說不定大家還是一個見識，大家不都是爲了國家好嗎？那讓我們國家不爭氣來着。」

「這就是了，太陽在屋子裏，要是早聽見這篇明白話，大家不會紅臉。」

高陞很冷靜的站起來，彷彿沒有發生過任何的事情一樣，平靜的對着阿三說。

「明天，你進城嗎？阿三哥，我的爆仗，二百，你能載去，送給張大戶？」

阿三露出一口黃板牙，傻子似的笑了一笑，隨後霉氣的臉便塗上了一層憂鬱。

「我不進城了，明天我要攏了船，划到上水避一避。」

高陞一聲不響的退出去。

張巡扞袖着手回到吳股長這邊，低低的：

「這小子心懷不良，早晚得幹了他。」

黃股長像沒有聽見一般，仍然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

這一天，伍老先生正在書房裏用萬年歷來對照着什麼年代，他從古籍上翻得的材

料，都一條一條的抄在抄本上。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孟元老撰東京夢華錄，內載有「爆仗」「火藥」之語，紹興十七年即西歷紀元一千一百四十七年也。

宋寧宗嘉泰中施宿撰會稽志，云：「除夕爆竹相聞。亦或以硫黃作爆藥，聲尤厲震，謂之爆仗。」

吳自牧夢梁錄，袁文甕牖間評，皆載有「爆竹」或「爆仗」字樣。

唐仲友狀云：「有婺州人周四會放煙火。」

宋開禧二年趙萬年襄陽守城錄，屢見「火藥箭」之名。

永嘉叢書宋王致遠編開禧德安守城錄記金人入寇圍德安兩方皆以火箭互射，又曰：「乃斂民家蘆箔竹器及茗荈之包，實以枯草，雜以火藥。」開禧二年即西元一二〇六年也。

宋度宗咸淳八年即西歷紀元一千二百七十二年也元兵圍襄陽時，城發火藥。

宋史謂「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礮，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

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時宋高宗紹興三十一事也，亦卽西歷紀元一千一百六十一年事也。

又虞少保同時人魏勝創礮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

金史赤蓋合喜傳有云：「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礮，名震天雷者，鐵鑪盛藥，以火點之。火發礮起，其聲如雷。聞百里外。」赤蓋合喜金貞佑中人也。考貞佑當宋寧宗嘉定六年到九年，是則西歷紀元一千二百一十三年到一千二百一十六年事也。

明史載謂：「元初得西城礮，攻金蔡州城，始用火。」按攻蔡州事在宋理宗端平元年，當西歷紀元一千二百三十四年也。

清魏崧壹是紀始有云：「元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而火礮之法漸精。」伍老先生在抄本上抄寫完了，將筆向桌上一擲，大大的出了一口氣，向前凝視了一會兒，便又低下頭來急急的翻閱手下所寫出的東西，貪婪的潦草的閱讀着。然後又逐條逐字的細細翻閱。直到看得眼光發花，祇見有：「宋」「金」「火」「藥」幾個字在那

身俯躬。伍老先生才放下了眼鏡，走在窗前癡癡的站着，窗前的小花園已給花兒匠一個人經營得楚楚有致，菊花就要開了。但他都無心去看，祇是目視着那邊黑油漆的角門。

他看得倦了，便回轉身來，依舊翻書。而且又記起一本書上的記載，使佝僂的從小梯上爬到書架的最上層去尋找。

忽然窗下有輕微的彈扣聲，伍老先生機伶的回過頭來，但是因為自己是站在小梯上終不能把頭大轉過來，便問：「誰呀！」

「伍老先生，帶來了。」

「好呀，好呀，我就來。」伍老先生丟下東西不找，三腳兩步的從書架上下來。

「帶來了，好極了。」

「不過還是不成……」

「不要緊，不要緊，年青人不要性急，慢慢的，慢慢的……呀，要這樣大嗎？這樣能放起來嗎？」

「放得起的，祇是炸藥沒得方法放上去。」

「慢慢想辦法，真的，能飛起來？」

「一定能。」

伍老先生輕輕的從高陞的手裏接過來一個像鷄籠子似的東西，這東西不算大，是用竹篾做成的。

伍老先生精心的檢察着，說：「你去買細銅絲來，要極細極細的。」

「用銅絲？」

高陞說着往外走。

伍老先生搶上兩步去，問他：「是銅絲輕些，是鐵絲輕些？」

「我試試看。」

「你用同樣長的同樣粗細的一段，每樣一段，量量看，那一段輕些。」

「我揀那輕的買來。」他急切的喊高陞回來，撫着下巴，又笑了一笑，說：「唔……沒有什麼事了，你去吧！」

「是的……喂……」

老頭兒轉身回來，輕快的在地當心轉了個漫圈，腳根兒向上提了一下，摩摩下巴，心中充滿了新奇的喜悅。他匆匆的，像記起一件要緊的事來一樣，走到那竹篾做的東西的跟前，細細的揣摩着，怕碰碎了一樣的拿起了又放下。

伍老先生像一個得意的老鸛鵲看着自己溫暖的袖籠似的，站在那兒腳根兒向上提了又提，好像一肚皮話都是用腳根來說的。

「還是銅絲輕些……」

高陞已經興緻潑潑的回來，手裏拿着一握閃亮亮的銅絲。

「好的，我們動手就做。」於是他又吩咐高陞那裏應該改輕，那裏應該加重。

伍老先生親自到夫人房裏，討了絹綢來，天青色的頂好的絹綾。

兩個人一面糊着，一面談着，互相交換意見。

夫人看着他們忙了些什麼，忙了好幾天，今天看見伍老先生興緻特別好，纔也隨着過來想看看究竟。

夫人問高陞。

「高陞在弄着什麼？」

高陞一看夫人過來，連忙站起來笑吟吟的回話。

「夫人也來看，老先生吩咐我在作飛燈……等飛起給夫人看。」

伍老先生一聲不響的在應承高陞的使喚，一會兒拿絲線，一會兒拿銅圈，還給夫人講解着這個，講解着那個。

夫人說：

「我不信這個東西能打東洋人。」這是無心中脫口說出的。「這不是孔明燈嗎？」

「你去看看飯好嗎？」可是伍老先生已經聽不進去了。

知道已經觸怒了他，便悄悄的退了出來。

伍老先生和高陞還在屋裏忙着。

高陞有時也試探着說：

「這裏放上炸藥，恐怕終久也帶不起來的。」

「試試看，我想……我知道輕氣，輕氣可以放起來，你明天到城裏商務印書館給我

帶幾本書來，把輕氣放在一種輕金作的小球裏，飛機來時，放上去，它一碰上就可爆炸，可是我是外行呵，老腐敗，這一手不如他們年青了，可是……有一種輕金，叫錳，是叫鋁……鋁，這種東西輕些……弄好了，好的，我想我們試試看，能放得成不成……」

夫人過來請他們吃飯來了。

伍老先生看着高陞說，

「是先吃吃看，是先放放看？」

高陞沈吟了一下。

「還是先吃飯吧，飯後天氣暗些，放起好看些。」

伍老先生祇得答應。兩個人便走進飯房來。

伍老先生一面謙讓着高陞吃魚，一面發着感慨，說自己是老腐敗，祇能在「試各言爾志」上面來試試看了。

兩盃酒喝下肚，伍老先生更高起興來，便大談起中國文化之高。

伍老先生說世界上都沒有蠶絲，祇有中國有，所以中國是好的，世界各國都沒有茶，祇有中國有，世界各國都沒有盜，祇有中國有……泱泱乎古邦，文化亘五千年之久……

高陸和伍夫人從來聽見的街談巷議，都是罵國家，說中國完蛋好像是應該的，說中國人壞，窮，不長進，都是應該的。

今天聽見夙常永遠不道國家長短的伍老先生說出許多中國的好處來，便都有幾分不信。

伍老先生又說：

「比如飛吧，中國人都以為外國人會飛。庶不知飛的這個道理是中國人發明的，這時光外國人還在茹毛飲血時代，而中國的列子便能御風而行……古今圖書集成，第八百〇四卷風箏部，內引元林坤誠齋雜記，說：韓信約陳豨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穿地入宮中，而且足徵這時中國已知三角測量法了，是不是……又說，奇肱氏能為飛車，從風而行，飛車便是現在的鳥航機也，所以擬鳥之飛行者也……」

「那麼中國爲什麼祇能買外國的飛機呢？」

「這是我國不能發奮圖強的原故呀……孔子曰，發奮忘食，唉，如今時世日非了，能够發奮忘食的能有幾個……」

伍老先生眼光癡癡的凝注在牆壁的對聯上，那上寫着：「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與我如浮雲」。

「皮如不存，毛將焉附？國如不存，民何以堪，國人不知自愛，所以爲敵所乘。從此，我們必須提高國民自尊心，加強民族自信力，使泱泱乎華胄，重顯於天下……我是老腐敗了，不能忠公爲國了，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壞也。此之謂乎？」伍老先生的兩眼淒迷在一起了，但是心中的熱情仍然不減。

伍老先生還待講下去，祇聽高陞說：

「老先生，我們放放看吧！」

他便匆匆的放下筯箸，也不顧得吃飽沒吃飽，連忙答應着：

「好好。」

夫人說：

「你還一口飯沒吃呢，竟祇管喝酒。」

「我已經飽了，不要緊。」便催促着高陞到花園來。

老頭兒親自到屋裏將那個白色的絹製的「飛燈」，小心翼翼的拿起來然後回頭親愛的對高陞呼喊：

「去，去，拿煤油來，在那大書架上，好，我自己去取……你在這裏看着。」

又對夫人說：

「拿棉花來，要好棉花，不要藥棉花。」

伍老先生把飛燈正正經經的擺好，像一件大事似的在那草坪上監護執行。

這飛燈像一頂白通草帽子似的捧在他的手上，不，簡直是一頂王冠，一棵白蓮花似的置在他的手上。

這王冠是輕俏而美麗的，他的骨骼是用細竹絲作成的，外面則用天青色絹綢糊成。

下面用棉花團蘸着煤油。燃點時便是在這兒點起的。

這王冠不久就會招搖在藍碧的天空之上了，它的名字將被呼爲飛燈，激起了伍老先生衷心的喜悅。

伍老先生用最大的耐力與小心來對付這次的試驗，彷彿全中國的命運便都與這一次試驗的成功與否有關的。

高陞把一切摒置停當了，伍老先生就擔任了着手燃點的任務。他剛劃着了一根火柴，但想起了不妥，於是又滅了火。

將燈罩的四週又檢查了半天。認爲完全停當了，這纔開始燃着。

伍老先生眼睛發亮，內心有幾分恐懼，又有幾分歡喜。

那燈罩原是靜悄悄的放置在草地上，一動不動的，等煤油燃着了，它開始像吃飽了的水母一樣，肚皮通明起來。先是左右的搖擺了兩下，就又停了下來，火焰因爲養氣不足，立刻暗淡下來。伍老先生剛想轉過去扶它起來，它卻毫無阻撓的自己飛起來了，可是稍稍的有點兒傾斜。

伍老先生過去用手扶正了。

「這小東西真挑皮……一點閒氣也受不住的。」

看着它已飛起丈把高，伍老先生覺得有望了，才轉過頭來對高陞說。

「你看它的駕子有多大，飛起來還搖搖擺擺的。」

說又未了，忽然一個火球在眼前一亮，原來絹子着了，燈兒馬上落下來。

着慌了，伍老先生情不自禁的，撩起衣襟就撲到那燃着的燈胎上，可是衣襟也隨着熊熊的燃着起來了。

夫人和高陞便連忙來救火。

高陞着急了，便從魚缸裏舀了一瓢冷水，齊壓壓的照着伍老先生澆下來。

夫人心涼了半截，便過來摻扶着伍老先生說：

「還是到屋裏休息一下兒吧……」

伍老先生憤怒的一揮手，

「去，拿絹子來！」

夫人怔了一下，便一聲不響放開他，轉到自己的屋子去取絹子去了，心裏不由的對

他可憐起來。

老人還一定要做。

高陞祇好順從着他。

兩人直忙到夜裏兩點，這飛燈總算是成功了，飛浮在藍碧的天上，久久不墜，活像一個金色的星星。

這一夜天上多生了一棵星，顏色有些暗紅，而且彷彿之中，它是在躍躍欲動。伍老先生的眼睛就永遠看在這星星之上，直到它熄滅為止。

伍老先生不管露水已經降了，兀自在院子裏仰着頸頸看着。他記錄着那飛燈活動的方位，光度的強弱，升降的時辰……一直守護它跌落滅掉，直鬧一宿也沒能好好睡覺。夫人覺得他可憐，瞞着機會想勸得他轉。

伍老先生全不理會，還是興致潑潑的敘說他的成功，敘說之餘，又發着感慨。

「我是太落伍了，祇能弄弄這些玩意兒……你不是看過照明彈嗎？我們那次在——我就是想用這個方法改造——」

「外國不是會造嗎，我們向他學來就行了，何必白費心血，自從從東陽回來，你的身體更不如從前了，你也應該保養保養才是……」夫人勸着他。「從前哄着孩子玩玩還可以，用這個來救國，救國不也太容易了嗎？」

因為初步實驗已經成功，所以伍老先生的性情也變得柔和了，便嘆了一口氣也說：「我豈是不知時務的呢，孔子聖之時者也，先民有言，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游。用違其時，事易盡也……我知道這一生也完了，但是，我不還有一分精力嗎，我使用在世上，不能帶到墳墓去……要知道中國是全民抗戰，既然是全民，自然身為小民之一，也應包括在內……吾豈好辨哉，吾不得已也。所求乎盡心焉而已也……我能作點子什麼，我就作去，成功失敗，在所不計也……」

直到天發白了，伍老先生才朦朧的睡了一覺。

夫人在暗地裏暗暗流淚。

這一天早起，街上的人，都談起飛燈的故事，豆腐西施李阿嫂說這就是沒尾巴的掃帚星，光緒二十六年她見過，那時她頭上還祇攏了一個小丫角兒。是一個產婦半夜裏偷開了窗子，看了一陣子，冲着了，所以那掃星才搖搖擺擺的落下去了，現在一定又是那掃星。有的人卻證明是漢奸放的暗號，準備裏應外合的，那次轟炸百官便是這樣的。傾馬桶的阿大，買小菜的阿婆，梳頭的姜阿嫂……本來一向是不談國事的，現在對於國家興亡也都熱心起來。這一天就如大難臨頭一樣，互相分辯着，指劃着，爭論着，各人描述自己對於這件大事的見解。

後來還是漢奸論者佔了上風，於是就運用十家連座的方法，調查是什麼人替敵人打信號放飛燈。

又有人說蒿壩地方雖然小，但是地下通着曹娥江的江底，軍政部是在曹娥江下面鑿了地道，預備作火藥庫的。前天兩個乞丐睡在王老相公的廟臺上，就聽見地下空——空——空——打地道的。敵人就是想炸這個地方的。

於是小小的蒿壩，真是整個的沸騰了，也有人背着別人真的到王老相公的廟臺上附

耳在地上，細聽空——空——空——的，但大都失望而回，於是就專心去打聽誰是放信號的禍首去了。

一直忙了很久，但還沒有什麼結果，有的回家睡覺去了，有的就在酒館裏喝酒。

街上這幾天閒人很多，有的說是到紹興運紹酒的，有的說是在趕汽車避地而居的，還有些不是本地人，聽口音是寧波老，說是魚伢子，又有人說是賣私煙的，有人向前去盤查，他們祇是笑。還說昨天夜裏捉住個弄蛇的，腰裏纏着紅布，紅布裏裹了半斤多重都是半分的小銅元。

蒿壩酒店這幾天則天天客滿，張巡扞還是把衣襟撩開，一腳踏在條橙上大聲演講，好像對於酒店外面的事情根本不知：

「我依然不信，常言道國家將興，必見禎祥，國家將亡，必見妖孽，妖孽，這都是妖孽，我那裏肯信。可是他說得句句是實，針針見血，不由得不依他，那時我住在台哥拉斯路，我住在局長公館裏，我抽空就到大世界聽他哲學論斷。他檯子上放着一個茶壺茶盃，我就提起筆來，在紙上寫了盤口大一個「口」字，你看這回妙得來，他說，你

還是問國家大事是不是？我說是個，他說，好呀好呀，好一個中字無主，國內無民，配天爲吞，配地爲吐，吞者吞併侵奪之兆，吐者吐露破敗之意。逢金爲唵，唵與吟通，沈吟不決之貌，逢木爲困，因爲絕方鬼谷若木之地，逢水爲沾，爲沾，爲沖，爲泗，爲洞，爲泊，爲洩，皆爲外形不定，內力不堅之物，逢火爲烙，爲焙，爲点，爲熇，皆爲內受焦枯，外無自立之象，逢土爲吐，吐爲吐露破敗，百劫不復之謂。由此五行論斷，這個口舌事非的口字就足斷送中國而有餘。他又說：此字遇春爲日，得夏爲百，在陽爲易，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今者，陽裏有他陰裏則無。春夏有它，秋冬則無。現在彼爲陽，我爲陰，彼爲主動，我爲被動……所以他說，完了，完了，連說了三個完了，我連忙付了卦錢，就退了出來，走在街上看，大上海還是車水馬龍，花天酒地，你想中國怎能會好……現在什麼全都完了，順天者存，逆天者罰，我們能違反天意嗎……現在彌勒佛管理人間，觀士音辦交代了，有一千天大罰，日常我們罵天誅地滅，現在天誅地滅就要來了，天要黑三天三夜，地要動三天三夜，你們看，這上不載得分明嗎？今年春天三月永嘉一家農夫生牛四角，又有一家，產一烏羊，當日而死，又有一小孩，生下就能說

話，說『九九刀兵動，八八六十四，着着三十六，億億化作泥』。這二九一十八，剛好是九一八呀，八八六十四，六十四，卦也，六六三十六着常言道，走爲上着。我們不是天天在逃難嗎？媽的，這就是個「結」！億億化作灰，就是我們四萬萬同胞都得化作燼灰，你想想看，我們的戰還怎能抗下去，媽的，簡直是創鉅痛深，是非翹辮子不可的了……」

聽的人都咧着嘴兒笑起來了。

於是張巡扞越發得意，把兩面三刀的嗓子，劈成了四半，提高了聲音喊道：

「這就是個劫數，在數的難逃。大劫就要臨頭了，這都是野心家利用我們老百姓作的惡，活該我們老百姓遭殃，我們要的是過太平日子，我們誰個願意吃炸彈哪，和氣一門生五福，平安二字值千金呵，我們要的是和和平平的那個平，天下太平而已矣，何用乎戰。大劫就要來了，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在數的難逃，媽媽的，就要翹辮子了，還假喜歡，裝甚麼西洋景，拆穿了一錢不值，誰是你的孤老，抱着枕頭來和你過日子，想找靠山來撐腰，休想，中國完蛋是一定的了，有什麼辦法，沒有法子，沒有法子！」

小店裏這天擠擠擦擦的擠滿了人，魚販子阿累，阿香，阿喜，周大根，紹興師爺鄢本祚，推船的阿三，長春，貴福……真是熙熙攘攘，濟濟一堂。

周大根是個肥碩粗壯的傢伙，皮肉是疙疸瘤疣的，讓人看了不敢細看，他全身都是紅色，個兒矮矮的，活像個紫心蘿蔔，走路一跳一跳的，坐在那兒就發喘。但是聽話卻像個小孩子似的，把下巴拉下來，張着嘴來聽，好像是用口來聽，不是用耳來聽一樣，聽得入神的時候，就把口涎一古腦兒都流出來。

這裏的魚販子，是把他奉為大龍頭的，因為從八歲起，他就跟着父親作魚仔子，有幾年趕上了幾個利市，着實賺了一把錢，所以這裏的魚販子都奉承他，要是不等他來開秤，大家都相約不過稱的。這種光榮是莫名其妙的就落在他的頭上來的，所以他有時喝酒喝多之後，就把自己看得很高，簡直指東罵西，暈頭暈腦起來，但事後酒醒事遷，想起自己也不過爾爾，便又變得微弱可憐，縮頭藏腦，惟恐風絲吹了頭痛。

今天，他聽了張巡扞的議論，就是全個嘴巴都拖拉下來的，這就表示他聽得已經着迷。張巡扞向他這邊偷偷溜了一眼，認為滿意，就乾嗽着嗓子，越發講得起勁起來。

周大根聽得有趣的便大聲的哄笑，聽得感動的地方，便回過頭來向着阿喜、阿香、阿累、嘻嘻的傻笑，阿喜、阿累、阿香之流，也就都隨着傻笑。

周大根不時的一拳打在撐船的阿三身上，表示自己的得意。阿三着了這一拳，不但沒有怒惱，反而覺得眉飛色舞起來，愈發在搖頭擺尾，也隨着嘻嘻的傻笑。笑得幾乎比旁人都高，但發現自己笑得比周大根稍高了一點兒，便自動的縮下了一點兒來。

於是張巡扞又用緩和談諧的口音說：

「兄弟這些理論，都是兄弟追隨局長的時候，在上海聽得來的，也許有不對的地方，但是祇要諸位肯虛心的想一想，便知句句是良心話，掏出肺腑來說的。諸位要還不相信的話，我試問問，昨天是誰放的信號鎗，打的滿天火星？」

於是停了一停，就又說：

「我們還都在鼓裏呢，而別人卻動手了，這就叫做束手待斃，死而不得其所呀！諸位……」

伍太太早晨起得特別早，親手作了四道小菜，一盤是冬筍炒肉，一盤是雞絨青荳，一盤是燒鰻魚，一盤是燻鷄腳爪，還作了一大盆火腿白菜湯。

伍太太是有意造成一個快樂的高潮的，好把這半年的陰鬱趕跑。伍老先生這次卻沒有故意和他反對，也沒有說菜作的不好吃，還喝了許多酒。

伍老先生把飛燈的筆記作好，就畫圖，飛燈之縱剖面圖，飛燈比例圖，飛燈之運用簡說，作好了預備投到杭州日報去發表，又想是用真名不用真名呢。用真名也是應該的，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這是合乎古義的。但是臥龍當年有苟全亂世，不求聞達之嘆，況且自己已屬年邁廢棄之流，更宜守訥藏拙才是，所以也應該用個別號才是，「爰居主人」太舊，而且發爲救國文字，而以主人自居，也非其宜。「野老」這又過於僻鄙，不足以見大人的。「沈夢溪」「余宋遠」，轉折又嫌太多，實非「老嫗可解」，不能用。

伍老先生想起這個不好，那個不恰，心中很難決定。便放下了這個不想，自去找些舊籍來抄。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向，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註。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爲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漢初置俞兒，騎馬爲先驅之乘。左思曰：『俞兒騁路，指南司方。』後廢其騎，而存其車。後漢張衡始復創造。」

伍老先生在古書上，舉凡碰到這種關乎發明的，關乎科學的，就都抄集下來。伍老先生是隱然以發明家自居的。

抄得興濃，伍老先生剛剛爲新奇的喜悅所迷惘，作到有感於中喟然而嘆的地步——一個曼長的嘆息，還沒有打完，忽然瞥見高陞蹙了進來。便連忙忘了一切，興致沖沖的起身相迎。

「你來得正好，你來看我畫的圖，來看看。」

「圖？」

「我畫的，說明圖。」

「……」

「我想登在杭州的杭州日報上，明天就託專人帶去，他們一定得登，不登也得登的！……」伍老先生囁囁的說着，有幾分不好意思起來。「明天你送去，好不好？讓大家公開來研究研究……」他把腳根向上提了一提。「我，呃，我還忘記了來告訴你。那個燈芯得加以改良，那個樣子是不中的。」

「可是，伍老先生……」高陞顯出很沈鬱的樣子。

「什麼事？」

伍老先生鬆鬆的放開了圖樣，慢騰騰擡起頭來，覺察出高陞心裏有事，便輕聲的又加着問道。

「有什麼事嗎？」

「他們說我們打信號鎗。」高陞因為氣憤，有點口吃，又紅着臉說。「飛燈是信號鎗嗎，往常人們作道場也是放着玩兒的。」

「信號鎗？什麼叫信號鎗？」

「就是——據說是指示敵機目標的那個……」

「唔，還有呢？」

「他們沒說別的。」

「他們是說……」

「他們是說我們給敵人打了信號鎗的，通風報信的。」

「唔。」

伍老先生這才懂得高陞說了些什麼。

「那麼……」

「他們現在正到處調查呢，現在還沒覺出是我們。」

伍老先生聽了祇有淡淡的說：「好了，我知道了。」便坐下來低頭不語。

高陞走後。他把「卜居」那篇文章高聲朗誦着，反復的念着，直到鷄都叫了，還沒有睡覺……這一天是他的愛子死後最悲慘的一天。

江南的秋，是憂鬱而恍忽的，草是依舊的長，樺子樹綻開白果的花，像絨球似的綴織了滿樹。

青碧的水裏，蝦兒跳着，鴨兒在陽光裏打着翼。金頸的受了陽光的慫恿，押在白色的尾背上，攪着水花撲喇喇的響。有的樹長着綠色的大菓球，像花球似的打着都絡。遠遠看去，滿山都是山茶一樣的花。

江南的秋葉，都約定在一天裏變紅，山頭、水岬、鎮尾、溪頭、都爆滿了火辣辣的花，一色的紅龍龍，一色的顯明輕嫩，凡是葉子都成了丹紅的一片。綠色的竹子，靜靜的，一束束像孔雀尾，規矩得有風也大喜歡動一動。麥田裏是金忽忽的亮黃色，麻雀咖啡的飛着，稻草人輕輕的搖擺。田埂上短短的桑樹，都老了，祇剩着老根子，一簇一簇的。

在蒿壩的小池塘旁邊，一棵林檎樹上，住着一對班鳩，如同一架準確的鴿子鐘一樣，清晨裏它鴿鴿的叫着，夜晚裏它鴿鴿的叫着。使人記起了這淡漠的時光。晚班的無錫快已經來過了，懶洋洋的汽笛聲，喚起對於小山的平靜的回響。烏蓬船在河渠裏沈靜

的划過，水蛇在岸邊上爬着。公路上卡車一輛一輛飛馳過去，蒿壩的市鎮上，也便有幾分秋老虎的爆燥了。

這時伍老先生一個人螞蟻的在田埂上走着，秋風裏他不時的吐着幾聲嗆嗽。

從今天起，他的腰脊有點兒駝了，他走的步子急促而無力，好像他的路就祇有這一點點兒，他很快的走過去，就算完事了一般。

他走到一個大的石橋上，有些兒累了，他便停下來，水聲潺潺的在下面流過去，裏面還漂着一條死蛇，水草都是曼長的，糾紛着。

「逝者如斯夫，晝夜不捨。」忽然之間，他覺得自己的頹唐是無意義的，是不應該的。是自己的勇氣不足，是自己對於人的愛還不夠，自己是懦怯的，已經是過了五十歲的人了，忍耐力還是這樣的不够……這種戚戚的心懷是不足以作個君子的。

橋下的石階上，一步一步的走來噤噤咕咕的笑語聲……好像怕羞似的，伍老先生很想趕快走過去，不爲人所看見。

伍老先生這幾天是怕人的，他感到人比什麼獸類都可怕，和自己愈相識的人愈可

怕。他正在要逃的當兒，人已經走上來了，而且是迎着他的面上來的。是些採花回來的
小孩子。看見是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他慚愧自己的無聊，無謂的多心。

等孩子們都走過了，他才嗆嗽了一下，走去。

他聽見分明是那個拿着一束大紅花的小女孩子說：

「那就是那個老妖怪，他每天晚上放七星燈，媽媽說，他還要七個童男童女的活心
來祭哪！」

「胡說什麼，心還有什麼『死心』『活心』？」

「沒有。你就是死心眼的死心，我哥哥他們在學校試驗，一棵心拿出來會跳十二個
小時呢，有啥希奇！」

是一個男孩子的聲音：「聽說他就是放信號的漢奸，我們是應該打殺漢奸的，我們
不能全靠政府呀，我們國民應該隨時注意……」

「又是狗屁的劉老師告訴你的，背得好熟。」

伍老先生勉強的掙扎的又重新回到橋上來，在那兒堅定的立着，向周遭的青葱的山

景輕輕的環視了一下，承受着周遭的冷風，向他吹來了淒楚的哀涼，他立了很久很久，纔默默的走下石階來。

他惟恐在路上碰到了熟人，幸喜天色已晚，人們都對他沒有注意，直到快到家門了，纔碰到茂才公，老人家說很久不相見了，問他家菊花開了沒有，又說：

「去年那個淡紅的江村漁火今年曬子沒有？」

已經把花兒忘得很久了，現在被人提起，自己反而吃了一驚，連忙支吾着道：

「唔唔，呵，開了，開了！……」

「呀，這才剛剛交秋，就開花了，真是花也變了，……真是個氣數，明天，我要帶着小孫兒過來，來看花的……」

「那個，那個，還是我明天來專請吧。」

「快不要那樣，我自己會來的。」

伍老先生見支吾不過去，便祇好說：

「不成，我家花匠成了廚子，花兒糟塌的不像樣子了。」

「那不要緊的，我就想看那淡紅的江村漁火的。」

「它今年也未見得開吧！」

茂才公也沒聽清他回說些個什麼，祇是自己很起勁的念着：

「待到重陽後，還來就菊花，現在重陽過了，我還是要來的……今歲梅能耐，呀

……唉，唉，就剩咱們這幾個老朽了……」

「那麼，那麼」，伍老先生咿咿唔唔了半天，說：「那麼，很好，茂才叔，我有事，正想和老人家談談，明天下午請到舍下吃一點便飯吧，我心裏也悶得很，談一談……」

「好呀，好呀，可是這幾天前邊打得怎樣了？你天天看報，報上怎麼說的？」老人卻收斂了通暢圓和的笑容，靜靜的又疑慮的，加着說：「街上又有什麼人說：昨天夜裏有人打信號鎗，要接敵人進城，真是世道日衰，人心不古了……你聽說過嗎？」

伍老先生全身都冷在那裏，頭頂上熱烘烘的冒着金星。朦朧裏還有茂才公公的洪亮的嗓音說着：

「當初菩提爲外道所殺，尙能揮之使去，我們實在沒有這個涵養了，要是真的一旦捉住了漢奸，我也要寢其皮，食其肉而後甘心的……哈哈，你說我不能嗎？」

「唔唔。」

伍老先生告辭了之後，便循着不平的石板路一顛一蹶的走着。

最先看到自己眼中的，是家中破壞的牆垣，凌亂的藩籬……

要是從前昇平時代，這晚回家來，一定是都都小燕兒似的飛出來，牽着手引他到書房裏去。一定要告訴爸爸，他捉了幾隻紅色的蝴蝶，綠色的蜻蜓，白色的蚱蜢蟲……還要告訴，今天花匠作了些什麼，花園裏新開了幾朵花。

但是這些都沒有了。

他祇感到生命對於自己的多餘而且陌生。他已經活了五十歲，彷彿今天才發現了人類一樣，才和人類真正接觸了一樣，過去他彷彿還是個無知的小孩子。

看着門還正關着，他不作興去敲，便扶着斷垣跳了過去。一個沒當心，落下時，便踢倒了一盆菊花，打斷了生滿了綠葉的莖子。那邊上插着小竹籤的，都曾編過號碼，寫

着暗號的，現在被彈得遠遠的，和草芥躺在一起。

幾乎和小偷一樣，伍老先生摸索到自己的書房裏，把手供起來，閉目坐在那裏久久不動。

直到點燈時分，伍夫人才發現他一個人默默的坐在那裏。

這一天，茶館裏都知道放飛燈的是伍老先生了，閒人們都主張嚴刻討伐。但到後來，可也就分成兩派。一派以爲放放也不妨事的，看樣子，伍老先生飽學知理，原來一定是爲了追悼愛子的亡靈而放，他決不是那樣的人，這一頂黑帽子是不好隨便給別人戴上的。一派則以爲當此非常時期，別說還不是作道場放飛燈，就是作道場放飛燈也是得和漢奸同罪的。何況現在被僱放信號的多半都是老年、小孩，可以避人耳目。伍老先生是老年人，當然有被僱的可能。但反對者又以爲伍老先生是吟花弄草，自甘人外的，想作漢奸也沒有這份淵源的。但人們就以黃秋岳爲例，證明吟花弄草之徒，正是老朽昏庸之所爲，最易和敵人勾結的。但反對論者又舉出伍老先生自家的愛子都爲敵人打殺。他

作漢奸是絕不可能的。但那一夥又說：其實作漢奸也是撈不着實惠的，像「郁錦生」的老闆，不就是大觸其霉頭嗎？足徵漢奸是作不得的。所以結論，都一致主張非嚴辦不可。

伍夫人聽了心裏祇是着急，但是卻沒有辦法好想。他偷喚花匠到房裏來，打聽外面真實的情形，可是花兒匠也聽不到，祇是說：

「聽說，外邊都傳風聲不好，已經在全公亭上了岸了，聽說天竺山也打起來了，要從江上衝過來，先到蕭山，後到紹興，聽說這兒蒿壩的便衣隊預備裏應外合的。」

伍夫人急着說：

「不是問的你這個，是問你他們對老爺怎麼說？」

「他們說，他們，這幾天我還沒聽他們說些個什麼。」

夫人見問他也問不出什麼要領。便說：

「你去叫高陞來。」並且還囑咐着：「你要聽見風聲草動，你可報告我。」

花匠一面答應着：「是，」一面自去了。

高陞來了，夫人便和他商量，夫人說是不是給他們一筆賂賄，就算數了的。

高陞說：「那不成呵，你要是沒有罪過，爲什麼要行賂呢，眼見得無私也有弊了。本來這件事是真漢奸散放出來的謠言，他們造老爺的謠是想轉換大家的眼睛，大家都談這個談得正起勁，等得發覺了是他們之後，事情已經作成功了，大家也已沒辦法好想了，他們就算爲所欲爲。」

「那麼依你看呢？」伍夫人還是沒有主意。

「依我看，他們不敢把老爺怎樣了的，因爲消息剛剛傳出來，大家正在興頭上，哄得起勁，過了幾天，他們都知道是老爺放着玩的，他們自會替老爺洗清了的。」

「那不成，等幾天是不成的。」

「現在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漢奸是誰……」

「真正的漢奸是誰？……」伍夫人追着詢問。高陞左右環顧了一下，便低聲的說：「是張……巡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爲什麼不捉住他呢？」

「你有證據嗎？」

「沒證據，那麼他說老爺的話有什麼證據？」

「老爺不是放飛燈了嗎？」高陞苦笑着給伍夫人解釋着。

「我們放飛燈，算什麼一回事，往常大年夜也放千百隻。張巡扞天天在酒館裏妖言惑衆爲什麼沒有人猜他？」

「那是僱了大家去聽呵，要是大家都不去聽，他能對着板櫂來講話嗎？」

夫人悲哀的望着地板，眼裏充滿了淚水，伊手中拿着的一朵珠花和一條金鍊子都酥酥的流在膝蓋上。她失望的把幾件首飾胡亂的摔在手飾匣子裏，便大聲的對高陞說：

「你去僱一條船來，明天早起等在這裏。」

「是去東陽——」高陞一着急，說錯了口，便改口說，「往上去，往下去呢？」

伍夫人好像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似的，她有幾分答不出了，他的朋友親戚都很少，而且好久都不通來往了。想到這裏她有幾分怨恨伍老先生起來，都是他孤介自守，不肯和人來往，結果弄得六親不靠，有國難投……想到這裏，她的淚水便兀自流下來。

「你去定一隻船來吧，我們把老爺偷偷的運出去，落得耳根乾淨，這種生活我簡直

活不了啦……趕快完結吧！」

「可是，夫人還得想想老爺的脾氣，老爺是不肯走的——」

「這回不比往常了，老爺會走的。」

高陞走後，伍夫人退到自己屋子，伏在枕上，不由得失聲痛哭起來。

高陞悲傷的退了出來，連忙探聽消息，看看各方面都略略平靜了，許多的謠言都平復下去了，他才覺得有幾分放心。

大家又都盛傳說是李縉紳已經從上海回來了，躲在家裏任何人都看不見。高陞爲了這事又特去找阿三來問李縉紳是否曾坐他的船回來的，阿三祇是搖頭不語。高陞細心的走到街西的李家門口留心去張望張望，看看有什麼動靜。

李家的院落是相當溼濡的，青苔和陰影依然散滿在各處，接雨水的水缸裏都生滿了綠馥馥的絨球，倒馬桶的丫頭出來，依然擡着那隻塗金漆的高座的馬桶。

李縉紳的影兒是根本沒有看到，而且連點消息也還未透出。

他走了幾處都得不到確實消息，着實悶人，但是他想無論如何也得準備一下，免得他們要動手時，吃了橫虧。這時他腦子裏想到了炸藥……於是，他就匆匆忙忙的回家去了。

伍老先生果然未出高陞所料的，他並沒有走，這一天晚上，卻請了茂才公在一道吃晚飯。

伍老先生把發生的不幸告訴了茂才公之後，茂才公非常的激憤而感慨，想到幾個老朋友遭遇幾乎流下淚來。

最後反而是伍老先生轉過來安慰着他。

「這其實都沒有什麼，不值得哀傷的，他們不敢對我怎樣的，他們其實是貪生怕死的，所以才擺出不怕死的面孔。看見正義之士，心裏他會感到恐懼的，昔者……」伍老先生訴說着自己的道理，茂才公截住他道：

「不過現在時代變了，我們的見解，有時都未免迂闊而莫所為的，或者和他們配合不上。」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能够究人天變化之理的，不會受惑於一時的愚昧的；這其實都是我們的氣度修養之不足，否則我們不會生出雜念的，心經有言：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伍老先生正待要講下去，忽然窗外有人咳嗽聲，伍老先生心裏疑惑，便放下了酒杯，推開窗子向外看看，看見什麼人也沒有。他想大概是花匠在這裏走過，於是他高聲的喊了兩聲：「花匠！花匠！」什麼人也沒有回答。

伍夫人聽見聲音在喚，連忙答應着跑出來，問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伍老先生微微的笑着，臉上已經喝得有幾分酒意。「我聽見彷彿有人在窗子下咳嗽，我以為是花匠，我喊轉來，問問是不是他。」

伍夫人在窗子外頭說。

「我去看看他去。」於是又向茂才公招呼了一下，便匆匆退去了。

伍老先生向外面看了一下，見天色有些昏茫，是初三四的一灣眉月，掛在蒼茫的遠煙裏，很有些暗淡銷魂之感。伍老先生不願再看，便關了窗子，回身坐下，向茂才公重新布酒，說道：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歎之嘆音，我現在心情實在灰暗得很，左右狼顧，不得其所，真是頗有庾子山哀江南的心境了，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真此之謂乎？」

停了一會兒，伍老先生又說：

「我總迷信中國不是不可以好的，我查許多古典，證明中國發明的典章文物，不知凡幾，就是用之於現代戰爭的火藥，實在是我們在百宋千元的時候，就已有之的了，我們不但不能翻陳出新，現在簡直連救國的實驗也不許你作。」

「唉唉，」茂才公呷了一口酒之後，就對他說，「你的意見固然不錯，但爲人卻未免迂闊，外國的玩意，已經不是你我所能談的了，吾人可談的，也無非是古聖先賢，異聞逸事而已，還能有什麼作爲，前天鄢本郝師爺和我講，他就是這個論調……」

「他怎樣講？」

「還不也是慨嘆了一番就完事嗎？能有什麼真正的作爲。」

「聽高陞說，他也是他們的一夥，真也想不到的。」伍老先生矚着對面的臉孔沉鬱

的說着。

「這——大概不會的吧，我看，他終究是年歲大了的，知道些寒冷甘甜，我現在就是對這些年青人不敢加以信任，動不動他就加上你個反動的罪名，想把你從『人』字裏開脫出去，你想想看，就拿我個人來說，我已被他們開脫了多少次了，從前維新時代，張勳時代，到段執政時代，後來又是新紀元，新貴，新說，這一串『新』字，就使我們永遠趕他不上，就如你吧，可謂忠於新的了，可是新的固然想開脫了你，舊的也在想開脫了你，有什麼法子。所以，我覺得老人還是和老人談得來，鄒本祁師爺他也是這個見解的，他爲人還忠實呀，他不會有什麼的，昨天他還到我那裏吃酒去的。」

「想不到人家也誣他爲漢奸呢，記得我往常在報紙上看有個什麼人寫的詩，說什麼，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我今天了纔體貼出他形容的深刻。……先師的夏口行，我每一念起，都要流淚的。」

夜色愈發黑了，酒色充滿了這間小小的書房，樟木的書函，都黝然的發着棗紅色，每函上面都貼了小小黃籤，有的已經缺損了，而且零亂了，沒有被整理過。牆上掛着一

大幅百鳥朝雲圖，背景是一片蒼海，晨光熹微……窗子前放着兩盆未開的龍梅，盆子都是很大的仿古的江西瓷。桌上有暖室培出的花，都已開了，花色強烈得很。

伍老先生提着銀壺，給茂才公從新滿上酒杯，再吃一盅。

茂才公一面向外看着，一面用着木僵的舌頭說着：

「家人說是來接的，怎的還不來？」

正說之間，忽然「喀啣」一聲，兩邊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伍老先生正待要分辨是怎麼一回事，祇見從窗外伸出幾隻帶着毛的手來，把窗扭旋開，陸續的跳進幾個人來，爲首的就是周大根。

這喚起伍老先生的鄙夷，便激怒的吼出：

「你們是作什麼的！」

他的頭被沈重的狙擊了一下，他便倒下去了。

等他稍稍清醒一會，朦朧的聽見外邊有巨大的爆烈聲，槍聲不絕的震響着，聲音和成串的爆竹一樣，聲音越發越激，混雜着吶喊的聲音。

隱隱的有人喊着：

「××兵衝過錢江來了，大家快逃吧！」

「便衣隊起事了，歡迎皇軍呀，歡迎皇軍！」

原來是蒿壩的便衣隊，乘杭州的失守，在這裏暴動起來，預備裏應外合的。這時街上已經鬧得亂紛紛了，爆裂的鎗聲不絕於耳，殷紅的火光撲湧起來，喊聲噪雜得很，茂才公生死不知，祇是地下還遺留着一隻鞋子。

伍老先生試着想站起來，心中十分惦記着自己的夫人……忽然一件沈重的子彈樣的東西從窗子上飛了進來，「噼拍」一聲便炸裂起來。

伍老先生雖然一則鎮靜，但是因為倒底年歲大了，受不起驚嚇，又蹲伏下去了。

他等了一會，看沒有什麼動靜，就着火光一看，原來是個爆仗，所以心裏大起疑惑，秉着他的追源溯本的習性，忘記了自身的恐懼，把住那爆竹的殘紙，他小心的看着，他仔細判斷着外面的槍聲，不知什麼時候，他的頭上又受了一下沈重的狙擊。

一個大的暈眩過去之後，他摸了摸頭角，已經涔流下殷殷的血漬。在極度的疲弱和

脹痛裏，他又聽見是花匠的聲音：「他們都闖到太太的房裏去了，這些豸蟲不知該怎樣死呢！」

他掙扎想搶出去，但是一陣矩痛，又使他暈倒了。

「他們在放火呀，把酒醮在乾柴上！」

花匠跑到屋裏，摻起老爺，背起就跑。嘴裏祇亂嚷着，「他們闖到太太房裏去了，他們闖到太太房裏去了。」

正跑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敞着衣衫，一下子撞個滿懷，女人爬起來，向花兒匠打量了一下，便問：

「你看見了高陞了嗎？你看見了高陞了嗎，破仗鋪讓人搶了，他們捉住破仗亂放，嚇忽人，那裏有東洋兵，全是他們搗鬼，你看見高陞了嗎？是伍老太爺嗎？死了吧？」

花兒匠認識是高陞家的，聽了便衣隊放的都是破仗，膽子便大了，便背着伍老先生亂跑起來。踏着蕪雜的小路，避着火光兀自的亂跑，後面的喊聲愈大了，幾乎看見了黑影憧憧，他跑的也就愈快。

快到李縉紳家門口，前邊有人衝出，便連忙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有許多黑影，拿着棍棒刀槍在大門口溜出來，走出有一箭之地，便有人掄起爆竹亂放起來。他把頭探出來看熱鬧，有人照着這邊隨便打了一鎗，便向街心跑去了，花兒匠嚇得一動也不敢動。

等他們過去之後，花兒匠背起了伍老太爺便向江邊跑去，忽然後邊轟隆轟隆的接二連三的發着巨響。花兒匠心想，他們居然還有大礮。……快到江邊，他又不知向那邊跑是好，他剛轉身想走回頭路，忽然後面追來了一個人，向他喊着：

「天快亮了，這羣狗東西都退到山裏去了，是伍老太爺吧，我來背着，先背着回家去吧，快回去！」

花兒匠聽出是高陞的聲音，便大聲的答應着：

「高陞快救命吧，嚇死我了，我跑到江邊，又沒主意好想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什麼東西咚咚的，太太在那裏呢，太太的首飾都給搶光了！是東洋赤佬打進蒿壩？」

「他們和東洋赤佬沒約好，自己先動手了，動完手沒得主意，退到山裏去了，該着

我們觸霉頭。」

一夜過去，杭州失守了，蒿壩居然平靜無事。便衣隊歡迎了半夜敵軍，沒有結果。退到山裏去了。當日子的日報上載着：

（中央社杭州廿四日電）錢塘江已實行封鎖，義渡亦已停航，船隻集中南岸江干，備調他處，義渡碼頭及杭州電廠水廠，均經我軍自動破壞。浙贛路江邊站最後一次客車，係於二十四日晨零時開出，杭州城內，萬戶闐然，行人絕蹤，街巷通衢，滿佈防禦品物，西子湖上畫舫盡沉水底，蓋已入於戰時狀態矣。兩日來陰霾四合，黯雲欲雪，雖則六橋三竺，煙水依然，但湖上無一葉扁舟。三潭寂影，細雨濛迷，寒風蕭索，獨南山朱梅，西冷松柏，與湖濱陳英士像遙相瞻對，景物淒涼，已非昔比。

伍老先生在病牀上，將報紙上的文字癡癡的看着，一動不動。

蒿壩因爲沒有通信員投稿，所以蒿壩的事，報上隻字未提。

（一九四〇一月尾於香港。）

空白页

柳條邊外

柳條邊滾動着深棕色的脊樑，一隻懶憊的土蛇樣向着天際爬。龍江在北邊痞啞的呼喚：到這裏來呵，這兒有終年白雪的長山，熊在這兒作窠，人參長在靈芝下，砂子可以淘成黃金，黑土裏插根棒槌也結出高糧來……。平原攤開廣平的腹部，承受着風、霜、雨、雪、淫蕩的早露、魯莽的冰雹。在春分種下麥棵，穀雨播下大田，蛇眼高糧鍍得和小胳膊一般樣壯。

在這三角地裏的東北角上，有一塊並不太大的地方，人們都叫它瑰春。可是在地理

書上卻祇懶洋洋的算是記錄上一個黑點，並且有的書上根本就不記。原因是編者本身並沒親身到那裏堪察過，也沒有專門的機關，供給他以可靠的測量後的報告。僅僅憑着一些斷亂的古籍和不得不使父老的傳說得到科學上的證據，於是就用尺度在和黑龍江成四十五度角的一塊地方，憑着臆測點了一塊黑圈。後來製版者又毫不費力的在那黑點旁邊綴上兩棵扁體小字，瑰春。於是在那鵝黃色的拔海三百尺的草原上就如美人的鬢子似的出現了這個小小的一塊地方。

但這與瑰春本身卻絲毫無關，因為真正的瑰春並不那樣的偏狹。也不那樣的向北，實在說還要略略向南一些，而且在一天一天的向南展移着！地皮也不是用筆蘸了滴溜溜的大綠，一抹平鋪下去，就可完事的，實際上，到是紅色多於綠色。因為那兒出鐵，礦石被風雨剝落，和養氣混合起來，從石縫就流出紅色來，流出的水人們就叫赤水，淌水的山頂就叫它紅頂山。不過有時水也叫白漂水，山也叫蘑菇圈的。因為水裏白漂子（魚名）可真算多……倘若人們能夠屈尊一點，將手伸進水裏去，一摸就是一隻，再摸就是兩隻，絕不會失望而回的。至於蘑菇圈呢，祇要母鹿肯時常撒尿，在雨後，香草場自會

躡出成千成萬的蘑菇來，一色清香，一色白嫩。父老們怕子孫們不成器，顧名思義，專在風景上用功夫，不肯好好作工，所以就用這有名的出產去名了這塊地方，以使他們常常喚起發掘寶藏的努力來。

但是僅僅是白漂水和蘑菇圈還形容不盡這本地風光。看呵！那沿這山麓盤虬而下的黃花松、火松、油松、赤白松……那邈遠的「窩集」！不知是那一朝代，山上捲來一陣狂風，或是什麼過往神靈，路經此地，爲了好玩，在袖裏灑出一捧雪松子來，到第二天這漫山漫谷穿起了巍巍的甲冑，發出虎的嘯聲，鷗的飛鳴……人們祇管對着這窩藏不盡的神祕，毫無辦法的喝起采來。

白樺和雪松是另一個族系，長着圓形、齒狀、黃褐色的木瘤，任憑樵夫挖掘出來，保留了那賽過名匠雕刻的牙骨樣各色各樣花紋——有的是孫猴偷蟠桃，有的則又是張果老推車橋上走了……祇要細心一點肯用工夫去狀畫，是不會看不出的。人們都相信那是林中鬼王吃飽了飯後沒事刻的——得意的被一些老年獵戶，農夫們栓在皮煙口袋上，隨時用手中互常的溫度，把它撫潤成爲血棗紅。

山落紅並不值錢的到處長着，老呱眼以較南天竹更爲柔媚的姿態隨地亂開。

水雲在樹頂上畫成白鷺，川鷄在荳地裏發出淒苦的咕咕，斤斧含在金白色的木屑裏，丁丁……的聲音，向四面山峯迴合，透出男性呼喚的問答。已經裝換上夏天本來的顏色，尙未成熟的山葡萄，在蒼勁的老藤之間透明的掛着翠藍的眼睛。

是青紗帳起的時候呢，由於地面純青色的擴展，青天也弄得搖搖欲墜了。天幔在東方垂落下來，就如一匹廣闊的陰丹士林布滲染在碧海裏，藍光下洩，綠霧上撲，攪幹得水乳交溶。

夏天的濃霧，是白漾漾的到處迷漫着，祇要有一池水沼，它就能賴住不走，倘是沒風的天氣便又檢着低溼的叢林去苦苦糾纏。澗水一道白鍊似的從紅馬石上倒掛下來，燕子在水邊上溜着沒人銜了一口細泥，飛剪似的回到簷下去了，房簷底下家雀們正在商量如何去產生那帶着白色斑點的灰色蛋兒。

鷄兒在吃午飯時也故意討人喜歡似的，加班啼喚一次，長草下的羊兒便予以低低的回應……使這山村充滿了音樂的氣韻。

這時，整個瑰春便淹沒在綠色的國度裏，高糧在熱風裏搖蕩，浪紋迎着日光閃出蒼金的油碧。一直從這邊向地平推擁過去，接着雲翳整個的天也在鼓擁鼓擁的起伏着了。

高糧地裏毛毛道上，石頭和馬莧化裝了兩個呆頭呆腦的莊稼泥腿在走着。

石頭想這次爲了響應發展槍械突擊隊的號召，我石頭可得粗紛細粉漏兩水，據說挖來槍隻最多的，還要獎給×旗獎章……他是多麼渴慕那個刻着和旗上一樣的標記的獎章呵……他媽的，英勇的記號呢！二虎子有了一個，那一次見着面，不是故意的把他掀在大襟外面，在人眼前幌來幌去。話說不上三句就故意向大襟那兒看上兩眼，引逗別人也去看他，媽的，一股子臭勁……

馬莧一面揩着從馬刷鬍子流下的汗水，一面拂着高糧葉子向四方梭着，可有什麼不測。手裏一隻七斤頭的水蜜黃大菓匣子，蓋着粉紙和大紅彷彿票，映着日光，分外耀眼，馬莧便解下了腰帶子，預備將他細上。

「馬大叔，把傢伙拿出來吧，我聞着不是味兒！」

「不要緊，別自驚，趕路要緊！」話還未了，祇聽礦嘯……一聲洋嘍，在身畔響起。

兩個人同時向壟溝裏並頭伏下，馬荄連忙重新掉轉頭來，相背躺着，這樣腹背兩方，就都可以料水了。他將菓匣子（點心匣子）特製的活底，向後一抽，兩棵盒子礮就從裏邊的棉絨裏掉落出來。

「我想是看青的。」石頭拿去了一棵匣子。

馬荄剛剛啓齒想說些個什麼，礮啣~~~~又是一響。這回他聽清楚了，他爬過去對石頭小聲說。「是鐵公鷄（一種土槍）對不對？我估摩是路劫！」

石頭也聽出來了。「讓我去插了他！」他向前爬去。

他的伙伴一把手將他揪回來。「少管閒事，大事要緊！」

於是馬荄毛着腰向前偵探着。

等他剛走出七八根壟溝，就看見在另一條叉道上，一個猩猩怪似的大漢，滿臉的絡腮鬍子，伏在一個人身上用力的在剝衣服。

不到十分鐘，那大漢夾着衣服，向後看了一眼，又在剝光了的屍身上唾了一口吐沫便揚長去了。在先還可以聽出他寬大的身軀，擦着禾稈花花作響，過後就比海底還要平

靜，碧綠封合了一切。

馬莧跳出來，走到那被剝光了的屍身前邊。

壠溝裏倒臥着一個連眉毛都白了的老人，全身祇是一把稜稜骨，肋條一根一根的嶙嶙着。因為終年不洗澡的原故，身發奇癢，祇好用手刮搔，所以乾縮的皮膚上滿是被指甲拉傷了的條印。一雙灰凸而凝滯的眼睛，翻扯開，向上看着，眼睛裏凝結着一種疑問的哀愁，含着悲憤、急躁和極端的絕望。後項窩那兒有着一塊不規則的槍洞，似乎什麼都已枯竭了似的，血流的並不多，祇委縮在那兒如一條暴斃的癩狗。

馬莧想用什麼法子可以把他掩蓋住，使這無辜的老人死後得點兒安靜……他想起了自己更重大的任務，便匆匆的再瞧一下也沒來得及的，就跑回去找石頭去了。

那年輕的伙伴因為找不見他，正在將手伸在口裏用「虎口」拚命打着呼嘯。

「吱吱吱……！」

「吱吱……！」

馬莧想，這小子祇憑一股浮勇，終久作不了大事，無緣無故打嘯子幹什麼，說不定

會撞出漏子來誤了大事。兩人碰頭了便着實教訓了他一頓。

「看見了嗎？」石頭並不去聽他的教訓還好奇的探問那件路劫。

「走吧，別祇管問閒事，大事要緊！」

馬覓把兩棵匣鎗從新塞在大菓匣子裏去。

「我說到站頭附近再裝進去也不遲！」石頭還是那個老皮氣，一分鐘也不願赤手空拳。祇要有匣子在手，游地獄也敢去。可是一旦要沒傢什呢就比癩人離開拐杖還苦，走一步也格外艱難。

「算了吧，你的手要是沒處放，先揀一把高糧頭吧，這是啥時光容你拿槍亂弄，祇管惹是非！」

石頭並不去揀高糧頭，空着兩手便拚命擦汗。

「我想此去，祇少六稔長槍，是手等現實！」他又哇拉哇拉的在講。

「你有話放在心裏！」

「不費吹灰之力！」

「我告訴你，你有話可得放在心裏！」

馬莧馬刷鬍子比鋼條還硬直十倍，一根一根的倒豎起來，兩眼圓稜，睜得好比銅鈴，「你到底是怎麼一回子事！」

「我想頂好我們繳下一打槍來！」

「嘍……」馬莧着惱了。「你這樣心浮氣燥可能作些麼事呢？啥事一點藏掖沒有，沒娶媳婦先敲鑼！」

「……………」

看他不可理喻，馬莧不再響了。祇是在心裏抵防着，這小子不能任憑他沒嘴沒舌的撞出禍來。

如同潛水一樣，兩人緊閉着嘴在綠色的波紋裏浮過去。

「鐵叫子」和「金鐘兒」從長草裏發出雄壯而纏綿的奏鳴。洋掃帚草，雖然在盛夏也持着早春的嬌綠，比鵝黃還要柔嫩，彷彿一團一團浮游的露霧在道邊上成堆的排着。絲線草苗條的，用綽約的嬌慵困倦來裝點自己的無限青葱。

走出高糧地來了。

「馬大叔，我估摩我們要能繳下十五隻槍我們就可以得到獎旗章了！」

石頭又冒出來他內心的固執。

「你忘了那些三十三行不行？快到站上了，你得向我叫『爹爹』了，你別行行忽忽的，耽誤了大事！」

壕邊上萋萋芽兒向上竄着。曲蘼菜鑽天了，開着蒲公英一樣兒的黃花。姑娘秧兒是有着叢生的習性的，互相愛憐的集居在一起摘流着千萬盞綠色的燈籠。到夜裏惹得螢火蟲兒，祇管飛來飛去和她們有意的爭寵。甜天天兒不嫌以瑣碎的瓔絡，串起黑色的珠子。

可是屬於會跳躍的一族的，扁擔勾、瓜打板兒、土螞蚱、莎蟻蟲……之類，都醉薰薰的完全不管身畔這個世界，祇消嫩芽吃飽，露水喝够，就都唱起歌兒講愛情去了——自然是照着老例絮絮叨叨的說不完。

「馬大叔，我們到站上，正好趕上這趟家車……上車後，看光景就動手，先把警鈴

割斷了……把鎗『下』下來，我們就跳鐵橋！」

「你怎能成大事呢？祇能說不能作，你是說說過癮嗎！」馬莧真有幾分氣怒了。

「你以為這是吹氣冒泡呢嗎？伸手就拿過來，我們的兒子能那麼孝順嗎？」

「怕他！幾個黑帽子算個屁啥！」

「算了吧，我的爺，你先委曲一會兒，快到地方了！你有多大本事祇管施展。你要一說走嘴，我們大事沒辦成，性命可全飛了。你要記住你可得我叫爹了！」

「嘍……」石頭聽了他的話也有幾分生氣，並不是嘮叨，相反的，他不過祇是在對着一個親近的伙伴，談論心底早就蘊蓄下的一份甜蜜的心願罷了。可是馬莧總是專心的找在他的興奮頭上，沉沉顛顛的澆下來一盆涼水。澆的他祇管打寒戰。石頭不再說話了。不過還在盤算如何不用馬莧手伸，一個人匹手就奪下二十五隻長槍，四隻盒子礮來，……讓你大家瞧瞧，我石頭可不是天生成的石頭。

可是馬莧瞞着他有幾分沉默，就又開腔來訓他了。

「作事？哼，作事，得有板有眼！像你小慌子沒等事情成功就在腦門裏想出一朵大

鮮花來，能成嗎？」

石頭不答他。你看着等我抄來筒子（槍）之後，我石頭一句不說，讓你自動的向我擡大姆哥！

彷彿眼前的高糧棵就是幾十桿快槍，是都石頭英武的獲得，比一個檢閱的大將還英武的他歪着頭，誇耀的從肩上看過去。

石頭真是把持不住一棵跳躍的心。蘑菇圈的碉堡就該限期修好了。銅筋鐵骨赤水寨，閻王到此脫膝蓋！

那時候，俺石頭，胸前掛着獎旗章，祇管腰撇着扁擔在裏邊走，來飛的打高，平身的射準，水裏捉魚，山裏放鷹，來活的讓他變死，死的送他一程，早見閻王！……那時候誰不叫我一聲好漢英雄！

銅筋鐵骨赤水寨，俺石頭是千錘百鍊鐵打的石頭。

他眼前又展開了那專門趕造工事的另一羣夥伴了。

舉凡大小孩芽，男婦老幼，凡是沒有加入突擊隊到外邊去突擊槍械的，就都得趕造

建築工事。

這志願參加繳槍的由司令淘汰之後祇剩了一百二十人了，都是年青力壯，經驗豐富。以蘑菇圈作中心點，向四面三人一夥，兩人一串擴散開，各人按照自定的目標，方式，向前突擊。

除去這些人之外，其餘的伐木的伐木，斬草的斬草，打樁的打樁，釘釘的釘釘……等自己日暮回來也許不認識這原來煙草荒涼的老窠了吧？

脫坯的人從前天就把秧攪泥和好悶上了。燒磚的老窠頭也升上了火，一切都在生龍活虎的工作着了。

那南山一片礙眼的白樺林都應該一棵不留，砍成樁木。還得另外尋出一棵更高的躡天柏，把原來那旗桿換桿掉了才算够味。這一切都等石頭繳槍回來一副肩膀承擔。

呵，在剝得光光的新樁木上要能買兩張年紅紙來寫成標語，貼在上邊，呵，蘑菇圈萬歲！媽的，萬萬歲！多叫好！

頂好若能有一條寫着：

歡迎繳槍最多的石頭同志！

石頭頭頂沁出了喜悅的汗珠，倘若不是意識到自己連個槍影尚未抄來呢，他真想對着大野狂呼——

「咕唔呼……」

忽然一聲奇怪的吼鳴，將他從幻想帶回到現實來。已經快走進站裏了！

馬莧粗魯的回過頭來，馬刷鬍子一根一根豎起。

「你不要忘了，你得管我叫爹爹了！」

石頭不耐煩的顫子一梗。「我忘不了呵！」

兩人沉默的走着。

「我們能搜來一打槍嗎？」

石頭趕上了馬莧大聲的問。

有一個帶着高桶帽的黑臉漢子匆匆的在石頭身上撞了一下擦身過去。

馬莧瞋着那人不見了，氣得牙癢癢的，便狠得得罵着。

「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嗎？」

他的腦腔爆裂似的塞着，雖然沒有罵出聲來，但有着比吼聲還大的迴聲在石頭的耳鼓裏響着。

看着縷縷行行的過往行人，石頭方才感覺得事態嚴重，這可不能再馬馬虎虎了，憑着別的不夠個兒失敗了，都有可原。僅僅單憑一句無心中的說話，弄得前功盡棄，那死了冤魂也不能甘心。於是決定一切聽着馬覓的指揮，不再亂響了。

過了一段剪裁得很整齊的冬青樹短籬，便是一段鬆散的煤屑路，走在上面心情算是輕快了許多。穿過這裏一直向前走，便是繁華的街市區了。

使這街市繁榮的脈管，是那以怪獸一般的吼鳴震碎了這荒鄙的平原的龐大的摩洛哥，口裏熊熊的噴着火焰，人們都叫他火車。

火車以銅鐵的決心，在灼陽下，在冽風裏，終年的勞作着。去時帶走百萬噸，千萬袋，萬萬棵的……黃金元豆、紅棵高糧、白玉穀子……長白老年參、窩集裏的包血茸、標直的樺木、落葉黃松、柞木上的蠶絲、渾河兩岸的狐皮、紫貂、斑豹、熊掌、發亮的

烏煤、耀眼的金砂，……火車以驚人的速率，一年比一年更年青的喜悅，在去時帶走一切種植出來的成果，一切發掘出來的寶富，還帶去了青年的血汗、婦女的豔媚、老年人的心和孩童夢中的希冀！

火車得意的叫「鳴～～～！」

去了又回來了。

回來時帶來了森永的糖果、賽盜路的膠皮人、小皮球、印着薄命花的花布料子、膠皮鞋、勞働鞋、雨鞋、長年萬歲的紙燈籠、呱搭呱搭的木屐子、文鳥香皂、獅子牙粉、仁丹、補爾多壽、中將湯、味之素、英男兒萌、斯保買丁、老篤眼藥、太陽啤酒、朝鮮蘋果、茄力香煙、馬啡、海洛音、紅丸、白面、快上快、友邦、親善、合作、共榮……

在這車站上生存的人，一切的活動思想，便都聽憑着這個火車的指揮，決沒有稍許違背命令的時候。

搬道叉子的得記準什麼時候搖紅旗。管揚旗的得時時刻刻守住揸子間。交路引的要注意那一系列車就要來到了。小販會推算出在何時經過此地的火車纔是他的慷慨的顧客。

腳行以搬荷來養家。車夫都到站外等着接客。棧房的夥計把誇下海口的「海票」向老客身上祇管塞，並不亞於一頭熱中的蒼蠅。取引所得打聽出現在什麼出口。商號在調察過居民的要求之後，又向奉天躉購了大疋布頭，也得等着這列貨車送來。澡堂、妓院、賭窟、花煙房……都默祝晚間的急行會送來一些腰包充實的客人。電話以那趟車到達互相詢問着。水從混疑管裏通到車裏。煤由工人的膀子裏渡到煙筒裏化作飛煙消逝，旅客把錢交到售票處換來一隻藍色的「切手」……一切都以火車為中心，火車也經過了主人的信託以赤紅的蛇信自居，吞吐有聲的，將那鳩毒的飛沫，迸然四濺，每個星沫漂落在大氣裏，菜色爬上了飢民的臉，村莊沒有了鷄犬，田園佈滿了愁慘……

過去這條轉盤街，就是車站了。石頭覺着今天紅帽子（東洋兵），黑帽子（護路巡警）比往常特別多，而且都在特別注意着他。他竭力把腰挺直，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轉盤街是這裏最繁華的一條街，十字路中心有一個圓形花池，嫋嫋的蝴蝶梅用繽紛的五色，組成老大一個「王」字。

爲了容易號召顧客起見，這站上的妓館，是特爲設在這條必經之路的，如此庶幾乎

纔不致有負設置妓館者的苦心。每個行人都必得穿行在這圓路纔能到達他的目的地，每個行人也就樂不得的向那二層樓走廊上的鶯鶯燕燕，儘管斜着眼兒瞟。有的還按照着剛剛在電影上學來的故事，向上邊狠狠的打了一個飛吻。

妓女們自悲身世的則不妨拿着日本式的冲象牙小摺扇子，半掩了臉子在顧影自憐或者有意無意的唱一段妓女悲秋。一般生意零落的北地胭脂，索興就在走廊上互相大膽的調笑起來。而且門框居然會有一筆不凡的趙字，寫着「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門楣橫貼四個大字——桃源仙境！」

然而也有一點殺風景的事，就是在每個十字路口就都得有個派出所的設立。在十字交叉點上切去一個等邊三角形，將那三角形的股裝上了長條玻璃窗子。冬天經霜的時候，也要塗上藥質，不許他結霜。這樣不管冬、夏、春秋、臘頭、年尾、早起、黃昏，都要有至少一個全副武裝的黑帽子坐在那裏向每個走過來的生物，加以監視，這就是那新統治者的警察網的恐怖支店。

石頭無心細看，輕侮的向各方投了一瞥，便祇顧向站台那邊急走。

坐在玻璃窗前的黑色蜘蛛，矜持而鎮定的抱着手穩坐在他佈好的網線當中，驚戒的瞪着炯炯雙瞳，向着他儘瞧。看哪——他的唾涎已經流到邊嘴了。

石頭心想糟糕，兩棵匣子都藏在菓匣子裏，又無法取出。那黑帽子祇管向這裏看，他心裏越發沒底。

「爹……太陽太毒，我直出汗！」他向馬莧打着暗號。

馬莧便裝出當父親應有的親切語氣對他輕輕解釋。

「好孩子，你別祇管往包子鋪使勁，眼不見爲淨，我們沒錢，吃不起呀！」

石頭看見那個黑帽子帶稜的眼裏充滿了血光，心想這回可得快動手了，看樣子那傢伙就要打雷了。

生怕馬莧不知道準備。「爹，爹，包子熱氣騰騰啦！」

「我們吃不起！」

石頭辨別不出來，他這句話裏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怕他！還是：我們抵抗不住！於是又緊緊的追問了一句。

「掌櫃的要『拉客』啦！」

「我們沒錢呵！怕什麼！」

石頭生氣了。

祇見那頂黑帽子帶着電刀，獵狗也沒他那份敏捷，以一個直線達到石頭的身畔了。

「阿噢~~~~」

一聲慘叫。

馬寬用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冷淡，幾乎比一頭倭瓜還要濃重的自私和懦怯向那偶然發生的事態瞥了一眼，就對石頭低聲說了一句。

「我們走罷，他們捉小偷！」

石頭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直看見那黑帽子正在用着刀背，釘在那可憐的扒手身上，這才加緊了自己的腳步。

「滾蛋！馬的八子！」

一個帶着蓋城口音的黑帽子向馬寬罵了一句。

馬莧並不聽見，以一個老守財奴愛惜他最後的一個小錢的謹慎，防護着自己的菓園子，向月台走去。

「爹，我們吃飽了吧！」

「吃飽了。」

「爹……」

兩個人沉殿殿的向月台走去。

起了兩張票，剛一走進柵欄門——

「爹，姥姥的煙荷包忘帶來了……還有兩雙疙疸底子！」石頭故意裝出土頭土腦的樣子，絮絮叨叨講些個不中用的瑣事。

「唉！」馬莧這纔寬心的摸了摸馬刷鬍子，心裏想着裝模的總算不錯。

然後以顫微微的手將兩張票交給檢票員去檢。

兩旁的黑帽子和紅帽子，有的站在人前，有的站在人後，都五步十步的散開。

「這是什麼的幹活計的有？」

有人拉住了馬荄匣子。

「這是匣子。」

馬荄平靜的用手向口比畫着，表示可以吃的東西。

「什麼匣子——」在這裏一提起匣子人們便可體會出那所指的是什麼東西了。

「老爺，真的是匣子呢？」馬荄很怕別人不相信他，裝出有幾分心慌的樣子。

「真的？」

「老爺，真的是匣子！真的是匣子！」馬荄看那黑帽子有幾分相信了，這纔破顏爲

笑似的吧吧結結的說。「嘿嘿，送給老爺吃吧！」

「滾蛋，八嘎牙鹿！」

「送給老爺吧！」

「滾蛋！」

馬荄提起他的祕密平平安安的向列車走去。

後邊的石頭，被他們截住盤察。

他連忙分辯前邊的是他爹爹。

那人又一揮手「滾蛋！」

這一道關口又放行了。

火車礮礮的響着。野外的樹木向後一排一排的倒去。

石頭苦悶的打算着，如何增加自己工作的數目字！

一隻兩隻不成問題，可是那有什麼意思呢，不夠沾鹽末的！

要是十隻呢……總還可以說得過去了，但是又怕得不着機會。

但是雖然如此，一打長槍，也得愜愜意意的！

車機軋軋的響着，向前急急的馳去。

旅客們都是一色的襤褸，一色的悲哀，衣服上充滿了油污和補綴。有的低頭沉思着陷入一種朦朧狀態，有的把頭對着窗外無目的的遙望着。火車在放汽的時候，白汽緩緩不散，像一團無主的晴雲。過去之後，田舍又復出現在人的眼前。鐵道兩旁因為防範層出不窮的劫車，所以都不許種植高糧了。周圍一帶，都是大豆或穀子，雖然依然是黑土

黃禾，但也因爲兩年沒有換插；都是回插田，所以都顯得萎靡不振。

一個老婦人坐在一個角落裏應和着脈搏的跳動在那兒點頭，她的神經已經完全破碎了。因爲在阻止一個紅帽子去強姦她的兒媳婦的當兒，領略了皇軍的槍把子。

帶着紅胳膊箍上邊繡着「鐵道案內」的賣菓品的，挽着大白柳條元寶筐，盛着蘋果、馬蹄黃大洋梨、口香糖，緩緩走過。

一個六歲的小泥孩子對着那一包黃金饅頭迷惘的發呆，她的披散着頭髮的母親爲了消除這種不爭氣的恥辱，便瞋着他的小頰一掌打過來。小孩子並不號啕去哭，卻很明白事理的扭過頭去，去咬自己黑黑的食指去了。

「票！」

「票票！」

查票的來了，祇聽衣服一片繚繞的聲響，有的伸腿，有的打呵見，都預備掏票了。

檢票手後邊有兩個黑帽子背着長槍！

又進來兩個黑帽子背着長槍！

又進來一個背着長槍！

「票！」檢票的剪刀咯咯的釘着眼兒，一切都鴉雀無聲，祇有車機礦礦的響着。

忽然什麼地方——

「哧~~~~」一聲火溜！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馬莧和石頭都各據了兩頭的車門，高高的站在座位上，舉起匣槍來。

「諸位父老不要驚慌，我們是借這幾條狗的槍來用的，其餘的秋毫不犯！」
馬莧以洪大喉嚨清楚的喊着。

「我們都是替大家爭口氣的，用他們的棍打他們的腿！大家不許動！」

於是他對着那五個「黑帽子」用槍指着。

「把槍放在那女的跟前，立起來，坐下去！不許動！把槍照他原樣放好！坐下去，不許動！把槍照他原樣放好，坐下去，坐在老頭那兒，雜種！把槍照着原樣放好！把槍按照原樣放好！坐下去！」

輪到最後那一個了。

「把槍照樣放好，坐下去不許動！」

那個放下了槍，卻突的跳起來，用手拼命去拉車上的特置警鈴的粗線。

但是，那早已被割斷的線就如一段不爭氣的葡萄籐一樣，特鹿鹿在環套裏扯下來，他跌倒了。馬荊隨即奉送了他一樑子彈，使他永遠不再站起來了。

馬荊將槍全副穿在一隻臂上，退到門口，向上打了一槍，便開門跑了。

槍用腰帶子一纏，向軌畔的長草裏投去，自己便以最小的角度順着火車的方向向前跳去。

石頭在另一頭車門上聽見槍響後，便以背抵在門楣上，以面前轉個半弧形擠出門去。正在這個時候對面車廂裏走出一個黑帽子來，手起槍落，那人應聲而倒。

石頭躍過掛鈎，解下他的槍來，就向道邊上的洋掃帚草裏跳去。

石頭臥在地上眼看着那黑色的車輛若無其事的隆隆的走了，踏着一段鐵橋，發出空洞的大響。

壓碎的草汁染綠了他的衣褲，他連看也不看，一躍而起趕到後邊去招呼馬莧。

馬莧已經尋回來五桿長槍，兩人便合起來找尋另外一桿，找了老半天，纔在地頭蕎麥棵裏拖了出來。

統共是六桿。

兩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覺得很滿意，預備如何帶回蘑菇圈去了。

「現在怎樣往回弄呢？」

「我們背到橋空子底下去，到那兒，偷道木編個木排，順水流到蜈蚣屯就有我們的人了！」馬莧答。

石頭突然的感覺到這玄槍繳的太少了。假設這六桿都算是他一個人的成績，那獎旗章一定可以拿到手。可是，如今總得平均分配呵，雖說在車門那兒自己繳了一桿，一則出於湊巧，二則不能那樣小器，怎好意思說出口呢，總得一個人分三隻纔算義氣！但是……：哎，三隻中什麼用呢？媽的，能中自有能中手，這次大家都要勁頭，說不定二虎子那小子一個人就劫回一打來呢，那時不但是他的獎旗章在我眼前搖來幌去，紅得發亮，

恐怕又加上了一個大星寶章了吧？我石頭的臉祇合裝在褲子裏了，一輩子不用想露臉！石頭有幾分惱喪，便氣沖沖的說。

「那橋空底下有日本兵！」

「沒有，我知道的，這邊道眼你沒我熟！」

「放屁，你走過幾回！」

馬寬奇怪他爲何無緣無故的生起氣來。並不和他計較，便說。

「我想那小屋裏一定有人，等我打個前鋒，趟趟陣勢，你在這邊料着。」

於是把槍順着壠溝放倒了，馬寬提着一桿匣子，對着橋走過去。

石頭臥在地上，端平了槍，順手捉起一條蘇子桿，用手一段段的捏斷着。

媽的，要有紅帽子哨兵，把他放倒了可也好，我一個人獨得六桿……

石頭的臉紅布一樣的頰紅了！

我怎能這樣無志氣呢？難道祇爲了在人前擺來擺去，我才出來繳槍嗎？我是賣命來換一隻破銅牌嗎？忘記了我的誓言，忘記了萬苦千辛，拋家捨業，大家抱着一桿槍，一

標心，對準了一個方向……爲了一點無所謂的光榮，我在轉馬莧的念頭呵！

他的質樸的感情，因爲極度的羞辱，使他眼都有點兒溼潤了。

他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哎，然而有一個旗獎章畢竟是好的，我身上自下生以來，從來就沒帶過零碎，雖說「石頭」兩個字在人們的嘴丫子上也念得哇吧哇吧山響，但是，那也不過是在嘴上匯氣，不如一件萬年不朽的東西，不用說別人就會明白的，比如那賢孝牌——他向地上藐棄的吐了一下口水！

思想斷了。

記起馬莧的命運，可別遭了人家的暗算。

向他所經過的路瞧去，因爲眼睛不知什麼時候模糊起來，看不清楚，他使勁揩了一下，努力看着。什麼也不見，大野裏一片青蕪。

想打嘔子。

想也提起槍去追上他，但又不放心那六桿長槍。

忽然哇~~~~的一聲槍響從地面響澈長空。

石頭一想，糟心，馬覓遇難了！

一隻長頸子老瞪（水鳥名）從蘆葦裏飛向天空曳然長鳴——

石頭閉住一隻眼睛，用另外一隻眼睛隨着那白色的圓弧落在另外一叢蘆葦裏，便微笑了一下。

有兩個人撩開大步向這邊走來……

石頭把擡槍起來，對準着他們，想，雜種，走近點兒吧！

可是其中有一個是馬覓。

另外一個不認得。

以為是自己眼花，趕忙揩了一下眼，還是馬覓，另外一個不認得。

「馬大叔！」爲了要證實沒有看錯，他向對方飛出了招呼。

「石頭，是我！」

「那一個是誰！」

「等會就知道了！」

「我們的人嗎？」

「不是！」

石頭納悶。

兩個人走近前來了。

「這是看道木的，他情願把道木送給我們，幫着我們編木排，跟我們一道去，我已經答應了他！這是石頭同志！」

怎麼半路上收了這麼一個不清不白的傢伙呢，說不定就是好細，路上祇少也得擔他一份心事。石頭向他倆都敵視的掃了一眼，便命令似的，把手一揮。

「限你十分鐘編木排去！」

馬莧連忙接過去。

「我倆大家一起動手！」

石頭帶着三分氣惱，無言的幫着他們拖道木，不時用眼向那陌生的傢伙瞟着。

那小子是三十多歲的中年漢子，衣上全是鐵道油的油污，筋肉是滿結實的。

石頭冷冷的問他一句：

「喂，你是啥地方人！」

「俺是山東濟南府哩！」

「喂！」石頭呸了一下。「他媽的個臭山東棒子！」

那傢伙很熟練的在用繩子結木排，聽了他的話，便白着眼睛看了他一眼，又低着頭作工。

「你有槍嗎？」照例加入蘑菇圈來的壯丁都得帶着傢伙一道兒來的。

「我，唔——沒啦，有，有，我有！」

「什麼槍？癆病腔？」他看他手中分明什麼也沒有！

那傢伙並不答他，看了馬莧一眼說。

「拖下水去吧，我們就開船了。」

馬莧和石頭把六桿槍起出來，三人拖着木排到水裏去。

「你就會編木排嗎？」石頭咧着嘴問他。

「我還會做飯。」那傢伙老實的回說。

「喔呀！好大本事，還有一宗忘說了，會吃飯，是不是？」

那傢伙並不以石頭的俏皮當作諷刺，還老實厚道的去說。

「我在此地看道木，生活很苦，都是天天自己給自己作飯吃……」

石頭在心裏笑他。「真好本事，你可知道你懂得摔扒子嗎？（土匪隱語，就是淘汰去不中用的分子！）」

「不懂得。」

「哈哈……」石頭笑了！「你就是個天下第一的大扒子呀！」

「石頭！」馬莧開了腔。「你少問了吧——他會扮火藥。」

石頭不信託的冷笑了一笑，用一桿楊木桿子使勁一支，木排淌到河裏，幾乎將大家翻個滿天星。

支到中流，木排便順着大溜，祇管向下流。

看着閃着銀花的水圈，泛着，滾着，耀着。石頭小孩樣的喜悅了，完全忘記了方才

的齟齬。

把楊木桿支在木排上，一腿搭在膝上，用另一條腿金雞獨立的站着。

笑嘻嘻的講。「我真忍不住要唱了！」

於是就唱了。

自從佔了紅頂山頭，

攔住東洋不許流！

我們不要金錢毛草，

我們要的是自由！

雨後自有蘑菇出圈，

春來自有草滿山，

紙裏包紮不住烈火，

太陽出來紅滿天！

.....

暮色漸漸的濃了，河岸上散敷着一層稀疏的陰影，有三五成羣的老呱，呀呀的叫着，向晚靄裏飛去。

地平線的青色和綠色溶和在一起分不開來，金星在西方的天際高高的露臉了。星光白中透藍，透出冷靜的熱情，如同一棵凝湛的寶石一樣。

那個山東漢子使癡癡的凝視，在那星上面，目不轉睛。

石頭使勁的支撐了一下，木排幾乎打了個圓磨又向前忽忽流去。

突然有兩棵圓闊的水珠在漢子的臉龐上映着星光向下流下，他連忙扭過身去。

「怎麼？你想家了嗎？」馬莧驚異的發問。

石頭想果然這個傢伙是個懦弱的東西。

但是那漢子卻在強制的抑壓自己感情上的顫抖，費了極大的力氣，纔說出。

「呵，我是高興得……」

說了這話之後，就彷彿一切暴風雨都已過去，他臉上掛着平靜的光輝，一手撫摩槍一手撫摩着心口，又附加着說。

「唉，往常一個人在小房子裏，一望見河水我就發呆，我們啥個晨光纔能出頭露日呢？我們什麼時候纔能像這一泓河水似的自由自在的流呢……唉……」那個單純的傢伙，居然像一個多感的女人一般又復墮入沈思裏去了。

石頭本來預備好了一大堆奚落的話，現在都堵截回去，吐不出來了。便又繼承了剛才的興緻，接着唱下去：

赤水日裏夜裏流去，

裏邊流着我淚滴，

爹爹被他們活埋地下，

鐵柱怎樣死了的？

從今我們手拉手兒，

用血築成一道牆，

槍尖對準敵人喉嚨——

血債要加倍賠償。

.....

到了蜈蚣屯了。

石頭向四面大呼嘯遞暗號，也沒有人來。

馬荄說：

「媽的，也不是誰守在這個地方，不是喝酒去了，就是找姑娘去扯連環套去了，媽的，回到營盤，非報告他們不可，眼看天就黑了。」

他擦了一下馬刷鬍子就來扯木排。

三人一直把木排拉在一棵大橡樹底下，山東漢子尋了一片大玻璃葉，拿過來當扇子

扇。

忽然騰的從樹上跳下一個人來。

一定遭了暗算。

這個念頭在石頭腦子裏剛剛一幌，尙未來得及細想，他的頸子已經熱烈的被別人卡住，接着便是粗魯的親嘴。

「哈哈，大喜子，二喜子，鬼捉了你們去，你們驚嚇了我……」

三個人輪流的擁抱起來。

「你們怎能躲在樹上呢，我打呼嚕也不應？」

「這不在守望嗎？」

「唉唉，胡塗，樹上怎能扎得穩呢？」

「得了，扎不穩；你險些兒吃了個黃鶯拿膝！」

大家都笑了，分背着獲得的槍向毛毛道走去。

「怎麼樣？大喜子，都有誰回來繳槍了？我們一個人繳來三桿能得獎旗章嗎？」

「楊三槍回來了，一個人繳來半打！」

石頭蘇的全身一冷，似乎立刻縮短了三尺。

他嚥了三口吐沫，纔忍住了忌火，又向下問去。

「還有呢？」

「李八繳來一桿，王老五劫來五桿，上一班的時候，誰回來我不知道，反正這次頂少的每個人也得起來五桿許能得着獎旗章！」

「真的？」

「這次大家都很順手！」大喜子肯定的回答。

一個註定的悶雷打在石頭的心上，他不說話了。

可是他又記起了二虎子。

「……………」

還是不用問了吧，那不明明白白的事，那小子一定更要多了。

「那麼，二虎子呢？」終於還忍不住了囁嚅的問出。

「二虎子呀！」

石頭的心怦怦的跳。

「他還沒有回來呢……他還沒有回來吧？」大喜子轉問二喜子。

二喜子也證明他還沒有回來。

但石頭反而更加心神不穩起來，二虎子一定是窪到那兒去「撒寶」去了。

「獎旗章這回定規多少？」

「大概二十隻？」大喜子回答。

石頭心裏稍稍放寬，自己是三隻，三隻。

二喜子說：

「也興這麼算，比方說，五隻吧，凡是五隻以上的，或五隻的，就都給，其餘的得不着。」

「是規定五隻了嗎？」石頭腦袋上全出了汗。

「我是打個比方！」

「……………」

幾個人已經走到茅屋前邊了。

另外兩個人去接了大喜子二喜子的班。

馬寬拉了大喜子到外邊咄咄了半天，不知道說些個什麼，大概是談論那山東棒子的安插問題。

石頭心裏充了煩惱，一回兒覺得有無限希望，一會兒又覺得蹤影全無。連晚飯也沒有吃好。

飯後，便騎着馬向蘑菇圈連夜進發了。

蘑菇圈在夜裏依然工作着。

散佈着濃煙的松明，照在白樺的爆皮上，堅硬的木質，顯出修竹一樣的白色來。

沿着半山有掩蔽的地方，都堆滿了木椿，一頭削尖，排列在那裏，和預備點放的礮彈一般。

有的地方按着險要築了碉樓和礮台。

碉樓上擺滿了亂石、滾木、和蓄水池。

礮台上正列滿了剛擰成的木礮。

工作在愉快的渴望裏進行着，沒有間歇，沒有停滯，一班一班的替換着，以最大的喜悅準備在限定的竣工期之前完成。

斧頭由粗蠻的臂膊運用着，白樺在七尺長的大鋸底下無條的倒下，被截成爲段段。削平聲、爆光聲、釘椿聲、斧聲、錘聲、鏟聲、鉋子聲、鑽聲、鋸聲……交錯的響着。

火把以博擊的姿式向蒼天怒燃。

幾天來沒有人去捉魚，白漂水可真成了白漂子世界，魚兒成羣結隊的出來遊玩，到了實在無論如何也不足以說明自身最大的高興的時候，便索興往岸上一蹦。

汗水流着，青春的喉嚨無節制的唱着歌曲。用無限的精力建築了新的長城。

沿着半山在血肉的經營下，造成了鞏固的環牆。

保衛了紅頂山上第一次打子的紅松，保衛了南山的松木，梨園，葡萄架，和伐不完
的千年喬木，保衛了那可愛的羔羊、會耕地的黃牛，保衛了香草廠的白蘑黃蘑、森林中
的母鹿、洞口的妖狐、山巔的狼豹、水裏的魚蝦，保衛了雪裏站的走馬、會下駒的驢，

耐苦的騾子，保衛了帶花的山石，蕭蕭的蒿草、紫色的雲英，保衛了老年的父親、年輕的妻和嬌小的兒女。

保衛了活人的氣息、愉快的汗珠、光明的腳步、人類最偉大工作的一環。

保衛了那黑醞醞的厚土、甜水的泉源、黃色的皮膚、中國人的健碩的肩膀、東北人的透明的廠快、人類爲着自由而揭起的無邊怒焰！

堅實的工作繼續在完成着，一道新時代的柳條邊，一道蘑菇圈的樂園，工作和雨後的白蘑一樣突飛猛進！

繳槍的名單今天晚上宣布了。

石頭第一個去看了名單。

凡是獲得五隻槍或四隻以上的都一律獎給了旗章。人名是二十六個。

石頭卻好是三隻，當然沒份。

但是當他定睛看時。

赫然寫在上面的是馬莧的名字。

他再定睛去看時。

依然是馬莧的大名。

這個臭馬莧菜，他分明和我一般兒多，怎能也得了獎旗章呢，一定是媽的寫錯了。

他轉過身去決定找馬莧去說話。

找了幾處纔碰見馬莧。

瞅着是馬莧的背影。

他一把手將他恨恨的揪住。

「馬莧，你的名字怎麼可以寫在榜上呢？你比我多了一根屎毛？」

馬莧詭祕的笑了一下，並不立刻回答他。

「告訴我，是不是你虛報了？」

「沒有。」

「那麼一定是寫錯了，你得聲明去勾了去！」

「沒有。」馬莧平靜的說。

「咦！」滿腹狐疑，忍住了心火。「你告訴我！」石頭把拳頭比擬在馬莧的鼻尖那兒，逼着他去講。

「那個山東棒子帶來兩桿槍！」

「什麼？」

「他的槍……」

「什麼？是你在說他的槍，他帶來兩桿槍？」

「他帶來的兩桿槍……」

「他的槍撇在肋巴骨上嗎？怎嗎我是白眼瞎，我看不見？」

「他的槍，哼，你怎會曉得呢！」馬莧看樣子依然不想告訴他。

「你說，你說，他的槍在那裏！」

「他的槍藏在—座墳裏得撞穿墳塋纔會拿得出來。」馬莧終於說出來了。「你個廠口沒舌的，什麼事情關不住，有一天順嘴說出，人家的墳主能答應嗎？」

「原來怎的！」

石頭拍的一個嘴巴就搥過來。

當時馬臉覓上映着火把就現出來四道紫印。

「石頭，你這渾蛋！你怎能打我，你要獎旗章我怎麼知道，我們一道見主任去！」

石頭正在氣頭上，當頭又給馬覓一個窩心腳，轉身就跑了。

馬覓並不氣惱，搖着頭看着他的背影被黑暗給吞沒了。

大喜子在一邊慨嘆的說。「哎，他早就想得個獎旗章了！」

楊三槍惋惜的說。「這小子真是一塊天造地設的石頭，粗拉粗氣的，摸着總擋手！」

馬覓在後悔。「我雖然也知道他想得個光榮，我倒沒想到他這樣的心切，要不然都算是他劫來的又怎麼樣呢？」

王老五便氣不公的粗着喉嚨嚷。

「別聽他的，他做不出光堂事來，你就都允了他，他巴不得還把大家的辛苦都算作他一個人的功呢，貪得無厭！」

石頭橫一頭豎一頭的在黑暗裏撞着。

也不知什麼時候，走到一片石峽裏面就坐住了。

他怪自己方才過於魯莽討了一場沒趣，白白給別人留下話柄，讓大家祇管向自己身上擲下奚落的箭來。

那個破獎章算個什麼？值得在同志面前翻臉。

他又想起他倆兩個在火車上那段共生死時候的緊張勁兒，那時他的生命便是我的生命，有一頭失手，全盤打算便都完了，而自己並沒他那麼老練沈着，可還猜忌他，疑心他，看不起他。

今天又無緣無故的打了他，將來笑話一傳開，我石頭怎樣再和大家見面？往日的威名，都算填了鞋底子墊在人家的腳底下了。

他也許會原諒我的吧？祇少馬莧會說我年青無知，……但這是更大的恥辱噢，馬莧本來就說他是不能作事的小慌子，現在果然的當場給他拿着了一個洗不脫的證據。

想到這裏石頭真是傷心極了。

忽然在淚眼模糊裏他看了……

雖然夜幕已經垂下來了，他不會十分看清了眼前的東西……但他的確是看清了。

貼在他眼前的是一張如他所預期的用年紅紙寫的標語。

那上居然的也會寫着。

「歡迎繳槍最多的石頭同志！」

「作夢！」他在警惕着自己，不去相信這個錯覺。

但貼在石壁上的分明是一條紅紙。

他抑制住一棵破碎的心，用顫抖的感情逼近了那張紅紙看去。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吵夜郎，行人君子念一遍，一覺睡到大天光！」

受了侮辱，石頭向那堅硬的石壁上着實的踢了一腳，轉身就走。雖然發痛的不是石壁，而是自己的腳，但他全不在乎。

他剛一轉身便有一桿槍亮的雪刺對準了他。

「口令——革！」

他答不上來，他並沒領到口令，便跑出來了。

「我是石頭，石頭同志！」

奇怪是對方並不曉得。連石頭同志也不曉得。

「舉起手來！走！」

大概那人沒有看清，沒法判別出他是否是石頭，必須得等到光亮的地方，認明之後纔好放他。

但是聽口音也可聽出呵……

到了較亮的地方，他偷着向後偷看了一眼。可真嚇傻了，不認識的不是自己，到是那個「卡子」，他從來沒有見過。

「昏蛋，你再望回瞧，我開槍了！」那傢伙偏不好惹。

石頭祇在心裏苦笑。

「喂，同志，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你打那個耗子洞鑽出來的！」

「媽的還混說！」

那傢伙板起鐵青臉，居然一絲一忽也不行忽。

「喂，你放了我吧，我看你到是個冒牌！」

刺刀的尖子，隱隱的刺入他的小衫來了，脊背一涼。石頭想這傢伙過於認真，打趣不得，還是聽天由命吧，可是還按捺不住——

「喂，你想把我送出關外嗎？」

卡子默默的壓着他走。

到了主任的屋子門前。

兩個新兵，他也不認得。

石頭想到這兒總可放我了吧，那想又落了空，必是得力的人都突擊的突擊，修寨子的修寨子去了，所以下卡子就輪着這些新兵。

那卡子到屋裏報告了一下，便由一個新兵領他到主任面前。

「唔，石頭，是你？」主任露出一副有趣的微笑「聽說你又打了人！」

不想這事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居然會飛進主任的耳朵裏去，也許是馬覓先來報告了

也說不定。

「是，主任。」

「你的火性太大，你自己得管束你自己才行。」主任的黧黑的面孔，馬上轉爲沈鬱了。「沒有人來報告的，你去吧！」像父親對待一個不長進的孩子似的，主任又附加了一句。「你怎的沒有領口令就到處亂撞呢。」

石頭的心沈在悲哀的海裏，雖然滿腹的委曲，但是並不去辯訴。

當他退出來的當兒，他囁嚅的好奇的探問。

「二虎子回來沒有呢？」

主任沈吟了一下，閉了一下眼睛。

「他已經陣亡嘍！」

一個青天霹靂在頭頂上掀起，沒有再追問第二句，他便搖搖的退出來了。

木然的退在晚風裏，石頭對於什麼都清醒了。

小器、齷齪、侷促、猜疑……的是自己。

別人工作何曾是爲了個獎旗章，而自己卻因爲得不到，就打了自己的同志，詛咒了壯烈的二虎子。我爲什麼這樣的不能忍耐呢？

我爲什麼這樣容易鬪恨呢？

捧着一棵直樸而嚴肅的心，他向前一步一步的走着。

前邊不知什麼事情火燒雲樣的照亮了。

千萬隻火把順着風絲突突的點燃，火苗耀閃……油煙映出一團淡青的蔚藍，巨人似的在空中變幻。一切狂張、紊亂、而嚴肅。

講演臺前一堆一堆的繳來的長槍，都碼了起來。短槍則單個擺開，子彈都平放在一起。

許多人在嚴肅的圍着，沒有人喧囂，沒有人說話，什麼大事要來臨了。

馬莧沈靜的在燃點劈柴。

不一刻火光升騰起來，木質裏裂出油花，畢畢的着了。在一片木板上燃着的地方就如泛濫的河水一樣，先由一道水波開路，火在後邊趕，直到全個木板都整個的燃起了熊

熊火海。

「司令就要演說了！」有人在他耳邊微語。

他一看是大喜子，便默默的使勁握住他朋友的手，流下淚來。

一架白色的單架由兩個人遠遠的擡來，那是二虎子的尸身無疑了。

火熊熊的燃着，火熊熊的燃着，人的心反而沈寂了。

二虎子的尸首一條白鍊似的在黑暗裏浮來。

風拂拂的吹，火苗升高了，升高了，更高了……高入蒼穹。

石頭聖潔的，將頭向上漸漸的仰視。

那隻招展的旗子像一團滾轉的火幡在向黑暗的無極凶狂的突捲，翻飛。

「那血的復仇！」一個聲音在石頭的心裏爆裂出來。

司令健步的走上演講台來，泥像一般塑在那裏，不言不動。

石頭誇張的看着他的身影，火光強烈的煊紅了他的半面。

「滴答打滴打……。」

號聲以一陣銅質的顫抖響徹長空……擊打每個受苦的心靈。

石頭的眼落在那如林的槍上，那奪去了他可敬的同志的槍上。

司令的演說在以血滴的貫響跌落在每個心的鍵盤上，發出錚鏘的和鳴！

夜的紅頂山頭有着幽遠的鬼火裊裊滾動，狐狸都已鑽出窩來，用鈍子一般的鼻尖，向茵茸的草氈邊走着邊刺着也像似補綴，也像似尋找，爪子在地衣上印出點點的梅花落蕊。

山頭發展出來的地面，都是種植上小米、大荳、高糧……高糧趁着夜深人靜的當兒，修理苗條的身段，向上拔着，不惜任那靈活的骨絡，發出喀喀的細響。大荳葉兒似乎已在睡眠，可是根兒卻都狂張起來，汲水吸肥，忙個不以樂乎。趁着沒有小鳥來侵害的難得的清靜夜裏，小米便安祥的「度穗子」，把漿兒集在頭上，使小小的臉龐更加豐肥起來。

白漂水花花的流去，螃蟹掛在簾上，蝦兒跳在「滄籠」裏，魚兒進了網兒螺螄，在淺淺的沙灘上乘涼，等着明天太陽冒嘴的時候，留在灘上，任着頑皮的孩子拾了去玩。

啄木鳥停止了啄木的工作，白樺安靜的站着。在森林正是走獸的世界，虎兒走在落葉上，踩翻了陷阱，用肚子抵禦了獵人安排好的藥箭。黃鼠狼掙扎了一會兒，已經默認了自己的命運，索興攤開了四條腿在弓子底下不喘出氣來。

在一夜裏草叢裏躡出千百萬棵小傘，自有天明時成羣的姑娘媳婦用修長的細手將他們愛撫的採在籃裏。

.....

即使是在夜裏，在瑰春也是豐富的，因為一切的孕育的成果都在等待明天陽光的採擷。

一九三七夏天上海

空白页

後記

年青的保加利亞詩人H·波忒夫，在反抗土爾其的壓迫的戰爭裏戰死了。在他所留下的光輝的詩篇裏，他曾寫道：

而今，蕩漾着晨光……巴爾幹土地上

 狼，開始吮舐那毒創，

 年青的義勇軍靜靜地躺着，

 太陽又閃着光，閃着熾烈的光……

他對祖國期待着的命運他堅強的寫出。

H·波忒夫爲他的民族，爲他的理想而戰死了。保加利亞終於把當時侵略他們的異族土爾其打走了。

面對着中華民族的生與死，擡起眼來看，也可以看見那：狼，開始吮舐那毒創，也可以看見：年青的義勇軍靜靜地躺着，也可以看見：太陽又閃着光，閃着熾烈的光……現在收在這裏的這兩篇東西，就是想記錄下這可悲的場景的。自己還能記住魯迅先生的遺訓，不要笑得太早，但也還抑制不住青春的熱情，在追隨了故鄉的義勇軍的愉快的行進裏，寫了像「柳條邊外」那樣的故事。但有時也積習難除，未免又緬懷先哲要先天下憂而憂了起來，所以也寫出了「江南風景」那樣的東西。

「柳條邊外」是一九三七年夏天，爲工作與學習社所出的創刊號：「二三事」而寫的。「江南風景」則是開始於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尾，其間寫了兩萬字，便擱了筆的，直到一九四〇年一月都過了纔把他竣稿。容納了這多久的晨光，並不能表示它是經過很久的推敲，就作到盡美盡善了的，如魚飲水，實是冷暖自知。

江南的土地是美麗的，裏心是愛悅的。但故事有時多爲不經之談。談狐說鬼，其實
是與風景無傷的，原可不必仔細較量。故仍姑名之曰江南風景可也。

青春的熱情是不會埋葬掉的，早晨的陽光也一定被看見。祖國的生命不會停止。有
大勇者說：「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花
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有預言者說：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大的出於屠殺
者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說謊，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我相信。

而且爲這信念而工作着。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六日記於香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江南風景

每册實價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著者 端木蕻良

發行人 許立德

重慶臨江門川鹽三里十號

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

重慶 桂林 香港 上海

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新藝文版出局書代時

飛 東 翼 紅

譯 鳳 靈 葉 著 珂 朗 夫 拍 聯 蘇

★

瓦 內 日

譯 國 吟 羅 著 納 伯 蕭

★

王 車 汽

譯 楷 學 蔣 著 萊 克 辛

★

王 鐵 錘

譯 尔 春 胡 著 萊 克 辛

包 麵

譯 模 學 蔣 著 泰 斯 爾 托 小

雨 梅 和 花 櫻

著 慕 思 劉